

皇清宣統元年

曾文正公學案

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

曾文正公學案序

曾文正爲近世之大人物。德業文章，炳耀寰宇；雖婦孺亦知欽佩其爲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嘗讀其遺集，案其行事，反覆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蓋由強毅謙謹而來也。惟其強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獨行，自拔流俗；雖極人世艱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雖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奪其志；眞者必信，而不爲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爲古

人所欺。惟其謙謹也，故嘗以事理無盡，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則小心翼翼，無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則兢兢業業，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務莫測，所推之或誤也，則時思以博訪於人；以國事萬端，才力之未逮也，則舉賢共圖如不及。其學問之所以增進，道德之所以高尚，功業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誠所謂日就月將，有本有源者矣！余往者不自量度，附於仰止之義，取公遺集，提其精要，以類相從，成是一書，日置座右，

以爲自修之助。既而示各學友，僉以中選各條，不務高遠，平實易行，無往而非得之閱歷，亦無往而非本諸良心，發人深省，往往而在，公之斯世，不無裨益。余深有感焉。欲付手民，因循未果，悠悠歲月，又已三載。每念當今世風，以視有清，變本加厲，澆薄至極，不禁浩歎！以爲非有如公其人，崇實去華，爲天下倡，則世風沉淪，節義掃地，蝸蟻沸羹，亂將無已。吾輩所感受之痛苦，必將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又念如公其人之未易

得也，不得已而更思其次，遂有斯編之刷，冀以公言爲天下倡。嗚呼！公之骨已朽矣！獨斯言尙在！所願有志之士讀是編者，知風氣之日壞，轉移之不容已；居心行事，以公爲師；勇猛精進，力自鞭策，則公之卓然能有所成於前，安見吾輩不能有成繼公於後也！癸亥五月廿四日馬平

龍夢蓀

曾文正公學案

目錄

修養類	正心類
忠誠類	強毅類
勤勞類	謙謹類
節儉類	廉介類
攝生類	治家類
交際類	厚俗類
處事類	人才類

曾文正公學案 目次

將才類

軍謀類

從政類

學術類

文藝類

雜語

曾文正公學案

修養類

馬平

龍夢蓀編

吾輩治心治身，理不可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衆，明以應物。四字兼全，可爲名將，可爲好官，不論文武大小，無往行不通。至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強爲之；惟明字甚不易學。必凡事精細考究，多看多做，多問多想，然後漸幾於明。求明字之訣，仍不外從勤字

下工夫。苟立志有爲，四字中又惟勤字爲最要

也。

在有爲在勤勞萬能勤勞神聖

凡人皆有所短，亦皆有所長，宜從短處痛下工夫，從長處擴而充之。

吾人身心之間，須有一種清氣。飲酒太多，則氣必昏濁；說話太多，則神必躁擾。欲保清氣，首貴飲酒有節，次貴說話不苟。

立志學作好人：第一貴勤勞——凡事皆力作
深思，有暇或看書習字；第二貴謙恭——貌恭

則不招人之侮，心虛則可受人之益；第三貴信實，——莫說半句荒唐之言，莫做半點架空之事。修此三者，雖走遍天下，處處順遂矣。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勤大謙三字。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謙，則大

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凡有立於世者，皆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皆不外一

謙字。

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者有始而無終以是言學聖賢豪傑正其永永墮落

自絕於聖賢豪傑也

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若三者有一，則不爲人所與矣。

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却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

寸心鬱鬱不自得，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服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

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剛介爲自立之基，敬恕爲養心之要。

勤儉謹信，凡人不可不留意此四字。勤如天地之陽氣，凡立身居家，作官治軍，皆賴陽氣鼓盪。勤則興旺；惰則衰頹。儉者可以正風氣，可以惜後福。謹，卽謙恭也。謙，則不遭人忌；恭，則不受人侮。信，卽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旣久，

人皆信之，鬼神亦欽之。

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尚巧僞，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爲萬民，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忠之積於平日

者，則自不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

起始。

妄語則大言不慙無往而不欺人。晏起則許多職務廢棄不治言忠勤而首以爲戒。

得端本清源之旨矣。

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

余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僂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棲

於高峯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慚，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爲有本領，不敢自以爲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弟今所吃之慚，與余甲寅岳州靖港敗後相等。雖難處各有不同，被人指摘稱快則一也。弟力守悔字硬字兩訣，以求挽回，反求諸己，切實做去，安知大慚之後，無大伸之日耶？

致曾國荃書

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致曾

國荃書

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

謂余樞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齧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門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軍之敗，三縣之失，亦頗有打脫門牙之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齧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

致曾國荃書

不困阨則不能激，無詆毀則不自憤。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末由顯著。傲爲凶德，惰爲衰氣。凡當大任者，皆以此二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修行，乃隆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信心，橫慮覺悟，知非而

來者也。

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

當百端拂逆之時，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爲要。勤可以補救

愚拙，不知者將漸知，不能者將漸能。廉則臨財不苟；信則出話不欺；慎者心則敬畏，而言則退讓也。有是四端，小則謹身寡過，大則有守有爲。爲人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

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

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緜緜，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晬面盎背。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一文錢。至於功

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

聖賢豪傑，自古無種。只要人肯立志，無不可以做到。

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

古之君子，不薄其友爲不足與言。孔孟之學，不自菲其身，不可爲聖賢，而姑悠悠浮沉於庸衆之中。

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

之時；更以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古人人也，我亦人也。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歸後世，而吾何爲不能？其所以不能者，皆因無志焉耳；若志旣立，則聖賢豪傑，有何不可做到？彼古人之所能者，安見我不與之同能也哉？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

子之溫良恭儉，孟子之睟而盎背，而後爲符驗也。一爲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游楊謝尹，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爲響應也。一爲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倖致哉？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庶幾可爲完人矣。

天下滔滔；吾輩豈有安居之所？亦惟內省不疚，聽其所止而休可耳！

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

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卽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卽其舟楫棟樑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卽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卽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

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

方今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事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並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案惟能自立準繩自爲守之而後不爲內外兩界所勝外不至爲習俗之奴隸內不至爲情欲之牆子末二句無使吾心之賊破也

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事出範圍之外，當謹守準繩，互相勸規，不可互相獎飾包荒。以勤爲本，以誠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

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未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臯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

梁任公曰：「學者無求道之

誠無取乎多言，但使終身由之一不能盡而安身。

立命之大原在是矣。其言甚精，可與公之言參觀。

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

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己者，抑志事之。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闕；有藐

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

儉以養廉，直而能忍。

荷道以躬，輿之以言。

言而無信，便一錢不值矣。

福不多享，總以儉字爲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勢不多使，則少管閒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

吾人立身於世，當務其大者遠者，不當務其小者近者。

治身當以不藥二字爲藥，治心當以廣大二字爲藥。

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賢與不肖之等，惟視改過勇怯以爲差而已矣。

改過什於人者，賢亦什於人；改過百於人者，賢亦百於人。尤賢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終焉而已。

人之生，氣質不甚相遠也。習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過則其友直諫以匡之，巽言以挽之。其相率而上達也，奚禦焉？習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過則多方文之；爲之友者疏之，則心非而諛，戚之則依附苟同。其相率而下達也，奚禦焉？茲賢者所以愈賢，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聖人之道不明，世人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於大戾，而其友無出片言相質确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日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蓋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

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不上達？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惟有識不可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可以勉力爲之者也。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卽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烟，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卽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吾人苟有短處，須立志改變。古稱「金丹換骨」，立志卽丹也。

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抵以規

模宏大言詞誠信爲本，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衆；誠信則置基甚固，結構甚牢。吾輩讀書，惟敬字恆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於進德則持之以敬，於修業則貞之以恆。久之則自然精進。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敗行，聽之娓娓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窮達自有定分；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

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鎔鑄干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抑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尙加戒之。

念閣下受任獨難而進德獨猛，——難則恐尙有意外之責備，猛則更有不可禁之風波。——

然後知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殆專爲閣下此數月中言之。願閣下堅持勿懈，增益之外，更求增益。歷盡危險，坦途自此長矣。致李

少荃書

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
夢蓀案治心治身之道，貴於實行也，非貴於空

言也。貴於空言，則理愈多愈妙，知愈雜愈妙；貴於實行，則一二句可爲不盡終身，一二字可受用終身。只認定一二句已足，實踐一二字已足，求多奚以爲也？善夫黃梨洲之言曰：『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夫講學之道，於無窮義理之中，能知定以一二字，約之使其在我，非於人生責任，澈底覺悟，志在實行，烏足語此？昔孔單重仁，孟兼論

仁義，墨侶勤勞，朱提窮理盡性，王言致良知，標雖不同，皆守約也；守雖不同，皆重行也。公生平於身心之學，講究甚深，注重甚至，亦重守約。於治心之學，只守平淡二字；於治身之學，只守忠勤二字。人我之際，皆看得平；名利之際，皆看得淡。忠之積於平日，自不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自不妄起始。直截了當，易知易行。是公之得力處，亦是吾輩之入門處，可以爲之終身不盡，可以受用終身不盡。吾輩知之而不行，真自負也！

真有負於公也！

正心類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名利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聖人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妬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是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是也。伎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

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卽卑污。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則欲心地乾淨不難矣。

附伎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

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偪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滅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視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

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伎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
忠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欲千乘車，貴
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香比椒
蘭，磐固方秦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怏。歲燠
有時寒，月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
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
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
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慙。君看十人

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嗟慊？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案」於世少取求「亦通」一作

不求

心以收斂而細，氣以收斂而靜。

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務宜力除此病。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

猛然內省，決然去之。

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不明，白黑不分。必欲一一強爲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嘔氣到底。須學爲和平，學爲糊塗。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鬱殊甚，亦足見器量之不閔，養氣之不深也。

天下得失禍福毀譽是非，皆有數存乎其間，而非人力之所得與。宜委心任運，聽其自至，不必過於抑鬱也。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兼此四者，則胸次廣大，含天下之至樂矣。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爲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只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媿也。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

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卽學問德行之成名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嗇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嗇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是以己之所餘補人之不足，此是何等胸襟，是何等志氣。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宅其心於寬泰之域，俾身體不就孱弱，志氣不至摧頽，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致陳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人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故身體雖有外感，亦不至於內傷。

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
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
此處克治。余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自
知而不治，真暴棄矣！真小人矣！
自去臘二十以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
亡者，至今如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放倒，故心無
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
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
終日沾戀。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識又鄙，欲

求心之安，不可得矣！夜來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戰戰兢兢，卽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

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晬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怡，陶白蘇陸之趣也。

稟氣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閒適，則可化刻爲厚。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徬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不可存自是之心，不可懷驚名之念。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泛泛毀譽，不必深惜。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見，而後可與言道。

爲有名之實嫌其多枉費精神

力最
戒宜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名非人生目的所在學貴爲己聖有明訓於此關不破其亦自誤甚矣

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貧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作聖爲雄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

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內亂外患，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奮鬪必

有之
心腸

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自然看似無知魔
力甚大畏之者卽

所以勝
之也

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閤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哉？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

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忤，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卽似此乎？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

係看鬆應盡責任

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

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懼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

夢蓀案：正心之訓，託始大學。歷代諸儒，遞有所論，各有發明。然其大旨所在，總不外去心中一偏之蔽，使其本體常明而已。夫人之生也，莫不各有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之發，莫不各以其

心爲本。苟非本體常明，而或有一偏之蔽，則或以私欲用事，或以客氣用事，視聽言動，謬妄不堪，貽害社會，何可卒言！古今哲人，皆以此爲兢，誠以用力之不可不得其本也。公於正心之理，所得甚深。至云須由平淡二字用功，尤得懲忿節慾之要。今一一案其所言，所發明者大抵此兩義也。吾輩苟有志於正心之學，依公所言，認定平淡二字，人我之際，皆看得平，名利之際，皆看得淡，則識大量大，境遇之爲順爲逆，舉不

足以搖之；物常受制於我，我決不受制於物；而本體常明，絕無一偏之蔽。所謂君子坦蕩蕩者，將庶幾近之。其視聽言動，有不期而自合於禮者矣！

心既磊落光明則言行一秉至公將見無往而不合禮

夢蓀又案：『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如制度，習慣，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勢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胡適之先生所言，理由充分，最足使人玩味。但改良此種勢力，社會中人人都有其責，然亦未必人人

都能盡其責；其所以改此腐敗趨彼光明者，誠不能不有賴於少數之優秀分子也。此少數之優秀分子，各鼓其心思才力，以與各勢力奮鬪，日從事於各部分之破壞，或從事於各部分之建設，苟其中無道義以爲之主，則已蔽其本體之明，非慾念薰心，卽剛愎自用；凡所以自爲謀者，殆無所不至，凡所以犧牲遏抑他人者，將無所不用其極。改之而已，良何足云？曠觀東西歷史，只有能清心寡慾不汲名利者之能改良，只

有能和衷共濟不務排人者之能改良；多慾自用者之能改良，爲情慾奴隸者之能改良，未之前聞。甚矣！良之不可不改！欲改於外者，不可不先改其內；欲改於內者，誠不容不自正其心也。

夢蓀又案：胡適之先生嘗言：『古代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只爲要妄想憑空改造個人，故主張正心誠意獨善其身的辦法。這種辦法，其實是沒有辦法，因爲沒有下手的地方。』照他這些話看來，似很反對正心誠意，以正心誠意爲無

用。但照我的意思看來，他名義上雖是反對正心誠意，精神上實是主張正心誠意。我現在也不必多說，只是轉引出他幾種主張，就可以證明了。胡適之對於做研究生活從事改良社會勢力的人，不是主張要公開心胸的麼？不是主張要歡迎事實要不怕事實的麼？不是主張要愛問題要不怕問題逼人的麼？公開心胸就是正心了！歡迎事實不怕事實就是正心了！愛問題不怕問題逼人就是正心了！胡適之不是主

張對於反對的舊勢力，應該作正當的奮鬥，不可退縮的麼？對舊勢力而作正當奮鬥，不肯退縮，就是誠意了！由胡適之各種主張看起來，可見正心誠意四個字，不但拿他來獨善其身，是很用得着，就是拿他來改造社會改良社會種種勢力，也是很用得着。公開心胸等等，這就是正心的辦法，這就是下手的地方；正當奮鬥，毫不退縮，這就是誠意的辦法，這就是下手的地方！我以爲胡適之先生名義上雖反對正心誠

意，精神上實主張正心誠意，就是這種根據。

忠誠類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者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

無私著者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
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
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
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
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
而已矣！案虛字創於老子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其言有曰『至於人子之用此數語者使字易
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深切著明使人易至
精之訓也公今茲所言之深切著明使人易至
於了解莊周之變即莊周之所當時不將也
不迎即莊周之變即莊周之所當時不將也
則與莊周應而不藏小異然其道理由固基於一足
也至以虛字通於誠字尤能合道儒二家於一足

高治其識更
不可及

惟忘機可消衆機，惟情懂可祓不祥。

接人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

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

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鬪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覆曾

國
書

君子直道而行，豈肯以機械嶮巇與人相競禦哉？

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非德性大

過人者不能也。

紉己之聰明，貶己之智術；大小事件，殷殷好問，處處出於至誠，則人皆感悅而告之以善矣。革薄從忠，夙懷此志。特有天質本來之薄，有外物激之使薄。本來之薄，革之已極不易；激之使薄，尤覺旋革旋萌，毫無長進。然終不能因其難而自弛也。

大抵激之而變薄者，吾輩之通病。若默自試驗，激之而不薄，則進境也。

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卽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知。若弄巧賣知，則所誤更甚矣。

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無慣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

夢蓀案：吾輩之生斯世，果事事以社會之公益爲前提，不以一己之私利爲本位，則居心坦白，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無在不可剖心肝以示人，誠無庸心勞作僞以欺世，誠無所用於權術。而不然者，內顧其私，外有畏憚，遂不得不乞靈權術，作僞欺世，以冀掩飾天下之耳目矣！然爲公爲私，久之自予天下人以共見。能欺於一時，亦安能欺之以永久？至於不能欺之時，而肺肝如見，信用大墮，徒以來指摘而受抵制，惟有身敗名裂已耳！究其終，何嘗有絲毫之益哉！夢蓀往者，不明此中之害，讀史至善用權術之人，皆以

爲得計而崇拜之；既而讀公全集，見以上所言數端，乃恍若有悟：知權術之足以墮落信用，貶損人格；無論其所得之如何，皆不敵其所失也。昔孔子有言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呂東萊曰：『欺人之害，心害，受欺之害，身害。心既受其害者，身無有不從之，受其害。』好用權術之人，皆無恥心死，以智自命，自落陷阱，身心嘗

交受其害者也。乞靈於權術以謀利，而卒之無利可謀，身心嘗交受其害焉，則權術誤人之大，從可想見矣。吾輩立身之必須屏黜權術，更可深信勿疑矣。

夢蓀又案：權謀主義，流毒至今，已數千餘年。論者謂此種主義，倡始於老子，此乃不善讀書之過，而實際上決非如是也。老子道德經中有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將欲翕之八句，卽弄權謀之謂；微卽小之謂。所謂微明者，謂弄權謀爲小聰明，有眼光者決不出此；非謂能弄權謀者爲精明也。所謂魚不可脫於淵者，言人不可離於信用；一離信用，卽墮落其人格，萬事都行不去。猶魚之脫離於淵，其生命岌岌將不保也。所謂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者，謂兩國相交，惟貴以信；若此國用權謀以詐往，彼國將用權謀以詐來，互相報復，勢必至於戰爭，其貽

害社會，將至不可思議。圖私利之權謀，萬不可
 用之，以示人也。綜以上各節觀之，尊重信用，屏
 棄權謀，詞旨彰彰，何嘗有絲毫提倡權謀之意！
 而論者竟以此爲權謀主義所自出，眞可謂不
 善讀書，任意武斷者矣！
魚不可脫於淵，上有柔
 勝剛，不可勝強，兩句似言
 且有益下文又言權術不
 老素主張見素抱
 子素主張見素抱
 歸於嬰兒「舍德之
 不於以智治國之
 賊不嬰兒「舍德之
 之證亦即足爲屏
 權術有益與平
 言權術有益與平
 兩句不通已極
 並說不明其理
 去並說不明其理
 刪強兩句不通已極
 併勝兩句不通已極
 一弱兩句不通已極
 今剛兩句不通已極
 料勝兩句不通已極
 材柔兩句不通已極
 入反兩句不通已極
 加相兩句不通已極
 人張兩句不通已極
 後主兩句不通已極

此於

夢蓀又案：近今社會有一種心理，爲種種亂源所自出者，卽崇拜腦筋複雜，以腦筋簡單爲無用是也。夫腦筋簡單非他，卽心有定向之謂；換言之，卽至誠之謂。腦筋複雜非他，卽心無定向之謂；換言之，卽反覆無常，勢利是趨之謂。一爲至公而一爲至私。必崇尚其至公，賤棄其至私，風氣乃可望日趨於純正，而治安乃可以永保。今崇尚其至私，而賤棄其至公，則凡可以自便

其私者，將無所不至；凡所以犧牲他人犧牲社會者，將無所不至。風氣何從而正！治安何從而保！我國既有此種壞心理，不亟加剷除，則流毒所及，吾又安能測其所終極哉！

強毅類

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强之氣。欲自立者無止男女皆當如是

兒須如是也如

強字原是美德，第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人折之以

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

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氣之鬱積於中者厚，故倔强之極，不能不流爲忿激。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卽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尸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

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卽強也。不慣有恒而強之貞恆。是卽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

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未有

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有志君子養之無害可耳。

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古來英傑，其成大事全在有剛強之氣；無剛強之氣，萬不能成大事也。

事成大

不屈不撓爲奮門最能
之訣無此精神安見能

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卽相火也，虎卽肝氣也。

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懼，——確有此境。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窒慾，卽降龍也；所謂懲忿，卽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强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好處，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强

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

周亞夫剛正之氣，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觀其細柳勞軍，天子改容，已凜然不可犯。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剛氣而持正論，無所瞻顧，無所屈撓。他如西漢蕭望之，朱雲，東漢楊震，孔融之徒，其風節略與相近，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鋒太雋，瞻矚太尊，是乃取禍之道，不可以爲後世法。吾輩師其剛而去其傲，斯可耳。

遇挾而驕者，不肯低首懇求，亦硬之一端。

必明理而後可言好義，必有遠慮而後可行其剛氣。

情願充硬漢而爲衆人所共亮；不願受私庇而爲衆人所指摘。

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肯輕試。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

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處萬惡之社會竟無絲毫習氣殆善養浩然之

氣所致歟

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死生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卽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反顧。閣下之進退，視鄙人昔年雖稍綽綽，然旣蒙詬毀，則宜俛默精勤，以

冀吾志之大白；不宜草草賦歸也。覆郭筠仙書

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沉身而不悔，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詭於

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當是非顛倒小人得志之際能以維持是非者謂是非者也。持是非之公爲己任是者謂是非者也。謂非以一身爲衆矢之的而無所懼無所於悔可謂倔強之至矣。

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

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汝環境成有些苛酷而自餒

安得謂之有志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

而矯之之苦衷也。復黃子春書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卽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幹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

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

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貽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覩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矣！覆 毛

奇雲書

弟忝竊高位，又竊虛名，亦不欲率有譏彈，惟是非所在，則未肯涉於媮嬰摩稜之習。覆 晏彤甫

書

夢蓀案：強之一字，最是人生立命之根。人必着力於此一字，而後道德學問，乃有可言；否則闕然媚世，與時俯仰，一至庸極弱之人已耳！公以上所言，於強之一字，可謂發揮盡致。至謂強須從明做出，尤爲甘苦有得之言，吾輩所當服膺勿失，而不可一刻或忘也。夫古今來之自命爲強者多矣，而究其實際，卒不可語於強，何莫非不明之故哉？心旣不明，則真之所在，茫然而無所知；善之所在，昧焉而莫能辨。謬見所存，任意

簧鼓；孤行所是，毒流社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矣！此其所以自命爲強，而有識者未之或許也。

然則所謂強者當如何？曰：真者必信，不真者必

不信；善者必爲，不善者必不爲。只以真善爲主，

決不爲勢利轉移。夫是之謂強。威勢如政府之良

風氣根深蒂固之舊思想無知之非笑阻撓

屢次試驗之失敗自自然人事界之種種危險有

力之種種壓迫等利如名位金

夢蓀又案：古語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堅持其一得，必舍人以從己，

強之事也；智者不安於一失，必舍己以從人，亦強之事也。近人乃專以舍人從己爲強，則目的並非在於堅持至是，乃在於固執其私見。強則強矣！究將奚用哉！於社會何益哉！

夢蓀又案：強之一字，在古本有兩種解釋。北派如孔子，則以守死善道爲強。所謂『至死不變，強哉矯』者是也。南派如老子，則以倒行逆施爲強。所謂『強大處下，強梁者不得其死』者是也。以前學者不知有此兩種分別，對於『老學橫肆詆謫』

以老子爲反對強矯，以老子爲同乎流俗，合乎汗世。今試一讀老子歷史，觀其答孔子問禮之言。寥寥數語，已得禮經之要；而所以示人極力變化氣質，不可爲情慾奴隸者無所不至。其強矯之精神何如！又一試讀道德經一書，細心分別真僞，除去後人加入種種謬論，如和光同塵，小國寡民。而所以示人對於舊切文物皆無所用，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等等。勢力不必信任，須正當奮鬪，不屈不撓，總以推陷廓清爲目的者，殆無所不至。其強矯之精神

又何如！吾輩生當自由之世，雖良知所極認爲是，猶時畏禍懼罪，有所顧忌而不敢言！彼不但顧忌而言之，並大言之！並特言之！其膽量之雄，真可謂卓絕千古！崇拜之不暇，可妄詆誑之乎？

夢蓀又案：老學以倒行逆施解釋強字，既如前所述；然有時不以此種惡意解釋，而更以他種善意解釋之者，又不可不知也。老學以善意解釋強字，在道德經中凡三見。其一爲『自勝者強』。

謂能以良心戰勝情慾，不爲情慾奴隸者爲強也。其二爲『心使氣曰強』，謂能以良心驅使血氣，言語動作，惟良心命是聽者爲強也。其三爲『守柔曰強』，謂守定謙謹，服從公理者爲強也。三說雖各不同，而堅持良知之所是，行乎良心之所安，不被利誘，不爲威脅，精神未嘗不相一致。從事老學者，於強之一字，分別觀之可也。

勤勞類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

由勉強磨鍊而出耳。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
己千，卽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
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
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
漸進，才亦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已知
哉？只苦思是卽訓練思想之日謂勤之第一層工夫亦
致力則所謂勤者枝葉
之勤耳雖勤亦奚足貴

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
也。可久可大之業固非折枝之易勉之非
挾山超海之難有志士勉之勉之

能喫天下第一等苦，乃成天下第一等人。

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個好漢。

凡享大名者，無不從堅忍艱苦而成。

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觀於田夫農父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憂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安心也。

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

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何以能致以愛惜不動為得

計久之必白
知其失計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凡人安逸則百病叢生，勤勞則衆善悉臻。須以勤字為主，庶不至日就懈弛。懈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百種弊病，皆從懈生。懈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

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勤字之要在好問好察。問之弊繼以察，免

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勤之工夫如斯，可謂至極。

從短處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自不

患無精進之日也。

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

其過如駟，其去如矢，雖有大知神勇，莫可誰何？

光陰之遷流如此，其可畏也！人固可自暇逸也。

哉!
光陰一
去不能
復返
足知
爲至
寶之
物
吾

凡才力得之天稟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據。厲志以廣之，苦學以踐之，才力無不日長者。水之漸也，盈科而進；木之漸也，積時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漸而已矣。
漸之入字最

積誠可以生明，積勤亦可以生明。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

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千難萬難！切莫錯過。

此等好光陰也。世愈亂則責任愈重尤當日夜竭盡心力從事奮鬪掃除亂源

烏可錯過光陰

用工不可拘苦，總須討些趣味出來。持外乎斯

一刻千金，不可浪擲光陰。千金易得分陰難再浪擲者是誠何心也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則妄矣！君子之用功也，如雞伏卵不舍，而生氣漸充；如燕營巢不息，而結構漸牢；如滋培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晝

夜盈科後進，終放乎四海。但知所謂功，不知所謂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彼有此功深明因果律之

言
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有真積力久之功，必有高厚悠遠之效。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不惟無益，反以害之矣。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皆勤勞之結果

論語兩稱『敏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贍給，裁決如流，此不數數覲也；有得之人事者；人

十已千，習勤不輟，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幾。

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作而臻絕詣。近世論人

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

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

一日無進境，則一日漸退矣。進退之間所爭幾

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

免於退乎？愈思則道理愈出智慧愈增日進

也

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卽明也。古來豪傑，動稱英雄；英，卽明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二者之爲明不同，皆可以學力致之。好學好問，卽所以求此二者之訣也。

社不
會有二
好明學
何所恃
問以貢
獻於自

二致明於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欲貢獻於社會中，道而退，轉可謂不

極誠至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卻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

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義。不慌不忙，盈科後進，向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以體弱之人，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足以堅筋骨而長識見。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卽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繼續續，求其時習而說。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

難矣，况進德修業之事乎？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吾輩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

爲宗，庶幾其近道乎。如是自然之害而此心轉有爲

飛魚躍之樂可謂善言命矣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亦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賦，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處，當自占七分者，勉求之，而於僅占三分之文學事功，則姑置爲

緩圖。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少息；徇外爲人之私，可以日消乎？所謂爲己之學者此也。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畜牲，日見其大而不覺耳。有恆之效如心貴勿忘孟子真非欺我

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

勤則不知者可徐徐而知，不能者可徐徐而能；

己之辦事日穩，人之敬心亦日生。

勤則不知者博訪而漸知，不能者苦習而漸能，自不患無出頭之日也。

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入處。

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高，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鐘，一銖一兩之所累也。以仲山甫之賢，而夙夜匪懈；以文周之聖，一則自朝至暮，不遑暇食；一則仰思繼日，坐以待旦。其勤若此，則無小無

大，何事之敢慢哉？

以爲後大許多其細節添許多其注意

研究興趣

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

太於猛則近於助長豈

有於害身體

一事有恆，則萬事皆可漸振；無以爲小端而忽

之。

忍苦耐勞之習，慣端賴自，小養成。今日忽於小異，日安見其能認於大。

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

不固；驟而得_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實至則名自歸，不於實是求而惟名是好，稍有識者，常不如是也。

君子之學道，尤病於近名。人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苟官骸得職，作事有倫，雖一字不識，閔寂無聞，於我乎無損也；雖著述萬卷，譽滿天下，於我乎無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務：窮年而殫日，悴力而敝身，則足以熾其好。

名爭勝之私已矣，豈篤於爲己者哉！夫德性未尊，則問學適以助長；德性既尊，則知識少焉而不足恥，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藝，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踐形盡性，彼之所稟，吾亦稟焉，一息尙存，不敢不勉，則業術雖無寸進，而心志可以大定，寤寐可以安恬。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

所謂踐形者也。今世人之爲學者，不踐形而逐衆好；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

人一日所着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躡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丕顯』，文王之『日昃不遑』，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

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精神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鞠躬盡瘁，而後可以完其人之責。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

凍就斃。是以君子欲有立於世，莫大於習勞也。君子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難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及其成熟，則聖人之徒也。

自古聖賢立德，豪傑立功，成不成初不敢預必；只是日就月將，盡其在我。孔子所謂誰敢侮，孟子所謂強爲善，皆此義也。

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

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聖人之道，亦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

不課功效之多寡，但課每日之勤惰。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苦思所積，鬼神亦通。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者，其器小也。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先王之所爲常致充盈，綽綽有餘者，勤而已矣！不自暇逸而已矣！勞其力者貞而固，戶樞不敝，磨鐵不蝕。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從古至今偉人畸士，莫不劬勞撼頓，忍性動心。何者，精神以磨鍊而強，智慮以艱危而邃也。

聖人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

述何丹畦語

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歟，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

已時。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

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歟！以此畢吾生焉。答劉

孟容書

此後更無可望，但當守一勤字，以終吾身而已。

應事接物時，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極淺處著眼，莫從深處細處看。

耐勞爲吾輩立身第一義。

弟自八年夏間再出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勗，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陶桓公分陰是惜之風。來示所引『先勞』之訓，蓋嘗有志焉而未逮。

覆鄧寅皆書

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

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爲

作聖之基。

勤則百弊皆除。

精進不懈，博覽而約守，資深而居安，終有灑然自得，渙然冰釋之日。

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

覆劉霞仙書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

余近來衰態日增，眼光益蒙，然每日諸事有恆，未改常度。

凡外間有逆耳之言，皆當平心考究一番。

余此次再出，已滿十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緊；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

夢蓀案：人之生也，其責任之最大者，莫大乎爲

善以去惡。然何以能爲善？不外乎勤而已。何以能去惡？亦不外乎勤而已。勤也者，不自欺其良知；竭盡其心力，以完其爲人之責任者也。惟其以自完其責爲鵠，故見善如不及，而不肯優游以卒歲，飽食而無所用心；故見惡如探湯，而不屑妄費精神，言不義而行小慧。吾輩之所以由愚以進於明，由弱以進於強，皆勤之由也。公於勤之一字，或指示其方法，或發明其關係，詔示後來，一字一珠，果能一一率而行之，其所以超

凡入聖，日新又新，永不墮落者在此矣！其所以
增長智慧，日趨高明，日近精明，進化永永不止
者，亦在此矣！勤之關係德育亦正不淺今不如斯重大

者從略
故也

夢蓀又案：致良知三字，王陽明用以詔示後學，
有裨世教，良非淺鮮！至公則不言致良知，而所
提倡者惟有一勤。誠以勤之所關至大，爲爲善
去惡之不二法門。能勤則自能見善必爲，見惡
必去，所謂致良知者卽在其中，故僅言勤而已。

足也。夫勤之一字，既足包含致良知而有餘，則吾輩爲人，只懸此一字爲鵠，盡力以赴之可矣。夢蓀又案：公嘗有言，辦事之法，以五到爲要：所謂心到、口到、眼到手到、身到者是也。吾今推廣其義曰：勤勞之法，以五到爲要。一曰，心到：謂鼓其腦力，盡量推究，正世人所襲誤，補世人所未及；疑難所在，必思以真知之；既知疑難，必思以解決之。提出種種假設，尋出實驗證明。各種知識整之使皆成條理；研求學術一一皆尋其系

統；小而一身一家，大而一社會一國全世界，凡應辦之事，必苦思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既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已辦之事，必思其有無陷於不義；苟其有之，必設法加以補救者是也。二曰，口到：謂有不知必問於人，取人之善以益己；有所知必告於人，與己之善以益人。辦事則暗訪明查，講學則往復辯難，使人警衆，再三叮囑，不以爲煩，若詩若文，常朗誦以求有得者是也。三曰，眼到：謂著意看人，

分別其良莠；著意看自然人事兩界現象，以及文件書籍，或著意看報紙雜誌，一一求其真相所在者是也。四曰，手到：謂書籍精要，分類抄錄；別有意見，記免遺忘；從事實驗，須手者用手；公私事件，非手不可者用手；編譯書籍，促進文化，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不肯疏忽者是也。五曰，身到：謂責任所在，不避危險，不辭勞瘁，必躬必親。當出巡者必行出巡，當親赴其地者必親赴其地，絕無退縮者是也。

夢蓀又案：余往者欲自認定一字，以爲標準，守之終身。苦思數年，仍無所得，久之乃有悟於勤之一字，包羅萬有，無美不備，無論新舊倫理，皆可歸納之而有餘。蓋無論何種倫理學說，所定何種標準，於人生責任，皆不外重一行字。而勤不但於責任含有行之意味，並含有行須盡心竭力之意味，於行字最能表現十足。此其所以能統新舊而一貫，而吾願奉爲惟一標準，守之終身；並竭力提倡，願普天下善男子信女人，亦

共奉爲惟一標準，守之終身焉者也。

謙謹類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媿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謙謹中第一層工夫最宜在此等處下力

最宜在此
等處注意

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爲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懷其爲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爲慎，而自慊之功密。彼小人者，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我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僞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懷如帝

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歟！伎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旣不能免此，亦遂慙然愧懼，不敢復道人之短。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至程朱則千言萬語，

不離此旨。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恭一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敬恕二字，細加體認，實覺刻不可離。敬則心存而不放，恕則不蔽於私。大抵接人處事，於見得他人不是，極怒之際，能設身易地以處，則意氣

頓平。故恕爲求仁極捷之徑。

敬是平日涵養之道，恕是臨時應事之道；致知則所以講求此敬，講求此恕也。意見意氣，惟強恕者足以平之。

敬則無驕氣，無怠惰之氣；恕則不肯損人利己，存心漸趨於厚。

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吾人自修之道，舍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而

不自強，吾不信也！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則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凡心境明白之人，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勉強之爲道甚博，而端自強恕始。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

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

余生平於敬字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成。弟於

敬字亦未嘗用力，宜從此日致其功於論語之

『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強行之，臨之以莊，則人自

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致徒做一

場說話。『四十五十而無聞也』。致謂國莖書聽九

難見得思溫貌也。九恭言思忠事重手容疑恭目容端

口容立容德色容莊也。氣

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

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
貧，曰賤，曰敗，曰辱，曰毀，曰逆；——此數者，我之
所惡，人亦皆惡之。吾輩有聲勢之家，一言可以
榮人，一言可以辱人。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
人尙未必感我，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辱人則
受刑，受罰，受苦惱，人必恨我，次骨，謂我倚勢欺
人太甚也。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
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
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

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荆棘少矣。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敬字固屬最好；然須添一和字，則敬方不是勉強把持。古語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謂敬須濟之以和也。』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烏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

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諭 曾紀澤

爲人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蕭

灑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能敬乃無廢事。

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凡作人當如花未全開，月未圓之時。花盛則易落，月圓則必缺。人滿則招損。聲名太甚，宜常存一不自滿之心，庶幾以謹厚載福。

『小心大度』，凡人不可不牢記此四字。小心者，戒驕矜，戒怠忽，卽所謂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也。大度者，不與人爭利，雖辦得掀天揭地事業，而自

視常若平淡無奇也。既能小心，而又加以大度，則成大器矣。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二者皆非務實之所爲也。苟有志爲務實之學，須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須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爲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

輕斷，最足養福。

夫務爲大言者，始自滿，繼自欺，終必流於妄。欲祛客氣，須自勿妄言始。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

眼界不必太高，自謙不必太甚。

吾人居世，要以言遜爲宜。有過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爲君子自厚之道。

妄字不可有，狂字不可無。狂者能自樹立之謂，專指志趣風骨之蘊於中者而言；若容貌辭氣之著於外者，終以謙遜爲主；不可誤認傲慢爲狂，墮入客氣而不自覺。

自立全在不爭權勢，不妬功名。若權勢太甚，泰然居之不疑，則將來暗啓人之爭心，妬心而不覺。

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

游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

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無形之功，不必形諸筆墨，騰諸口說。此是謙字之真工夫。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見也。吾輩有所建設於社會盡職由己知不社會之恩非以要譽於社會盡職由己知不

自表白其功
應爾應爾

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古人曰欽，曰敬，曰謙，曰謹，曰虔恭，曰祇懼，皆慎

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人必從而原之；若任意妄爲，毫無忌憚，壞鄉里之風氣，作子孫之榜樣，其所損者大矣。此處處從風氣上着想，老志趣正自不凡。

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亢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

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

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爭祇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之勳。推之以子子爲義，以硜硜爲信，以齷齪

爲廉，此皆識小而易以自足者也。對上不能積誠以相感，而動疑恩遇之過薄；處友不能積漸以相孚，而動怨知己之罕覩；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小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衆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

小人矣。有識有量斯爲互助之本。彼眼光如豆。

吾不知其所謂助者，何所恃以爲助耳。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曉曉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閎深矣。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

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卽是極驕極傲耳！』

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母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

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不言之教以身作則之教其感

化人也
最人也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歷觀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亦不外此二者。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是誠其所短。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

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人中心不可有所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只宜抑然自下。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致曾國華書

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我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欲戒子弟

之驕，先須將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則子弟亦日趨於恭敬而不自覺矣。

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若以傲字誡之，恐亦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豐衣足食，祇做過大，未做過小，吃過苦，故一切皆茫然也。如做大之易於墮落難於挽救竟至如斯言之真可歎思之真可懼

過謙則近於僞，過讓則近於矯。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

自好之士，多講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節守於己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以傲加人者；若蓋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詞者也；嵇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顛，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何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之，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豔彈射百寮，此傲在筆墨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蓋一流於傲，則內恃其才，外溢

其氣，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其心必不能固，不免倒行逆施，而禍由之起矣。如蓋、孔、嵇、謝、殷、王等，僅以加諸一二人，猶且無怨不報，有毒必發，若息暨之，遍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自矜。

語太激切，便涉客氣，不可不力除之也。

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

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道，入德之門。如覺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忤，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須刻刻凜之。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不可誤認簡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

當於極盛之時，預爲衰時設想；當於百事平順之際，預爲百事拂逆地步。勿謂家有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才而遂敢於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此身一日未死，則一日難弛戰兢之懷。家門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則顛蹶之速，有非意計所能及者。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余生平制行，有似蕭望之，蓋寬饒一流人，常恐終蹈禍機，故教弟輩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復曾國荃書

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

夢孫案：謙謹二字，爲先哲所嘗言，至公而發揮光大，殆無餘蘊。非知之極明，行之極篤，何能言之親切若是哉？夫天下之事理，至無窮者也。吾輩所能知所能辦者，無異太倉一粟，九牛一毛。

耳！人之境遇，至無定也。今日可以得志，明日可以失志；今日可處順境，明日可處逆境。世人不察，乃辦一二事而以功名自矜，知一二理而以才智自足，偶得志而處順境，則目空一切，使氣凌人。其識見之陋，度量之小，在有識者視之，誠所謂小人之尤，而不可語於君子之大道者矣！公生當咸同之際，舉國之亂，已達極點，卒以文弱書生，排萬難以成功名，其得力所在，不外謙謹兩字。惟謙謹故小心；惟小心故不敢輕視萬

事，稍存怠忽；多思於己，多問於人，放之而準，無或失敗之事。惟謙謹故大度；惟大度故不動容氣，休休有容，世無齟齬，人樂爲用，而收指臂相助之效。其功業之成，殆非偶然也。世有欲學公爲偉大人物，思建樹於時者乎？盍於謙謹二字上求之。

夢蓀又案：謙謹二字，不但對諸個人爲不可缺之美德，卽對諸團體，亦爲一種不可缺之美德也。蓋吾輩之對諸團體，有應服從者三：一曰，服

從公理，二曰，服從公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議決。此三種服從性，皆以謙謹二字立之本；無此二字，則此三種服從性，斷無由養成。我國人之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不知團體爲何物；不知服從公理，服從公定法律，服從多數議決，爲何事。亦由心無畏憚，於此二字未嘗加之意而已。我國人於此二字未加之意，而擾亂如此，而全國受痛苦如此。若再不覺悟，則惟意所之，無惡不作，茫茫神州，無一淨土！今日雖號稱人四

萬萬，相噬相吞，將來可死至無一人。履霜堅冰，由來者漸，誠不可不加以猛省也。

夢蓀又案：三弟孝堅昔十年四月從公梧州，慮其性好自大，抵書教之，中有數語云：『你現在出外做事，最要是陶養品性。想要陶養品性，先要戒個傲字。一個人的性情，一到傲了，那就看不起人，只看得起自己。那個人又肯給我們看不起呢？所以驕傲的人，在社會上做事，往往有許多的阻力；甚至身敗名裂，也是常有的。因為一

驕傲必得罪人，人家就暗中打算，用種種方法來抵制我們了。以我一個人來受社會上的抵制，怎樣不失敗呢？我們要免去失敗，達到成功的地位，就不能不先把驕傲剷除。剷除的方法，又是怎樣呢？第一，就是莫要炫耀自己的長處，指摘人家的短處；第二，就是無論遇着甚麼人，都是恭恭敬敬，以禮相待。若果能照這兩個樣子做去，那就成一個謙恭和靄的君子了。這種人那一個不敬重呢？那一個不佩服呢？我們

在世界上能彀做到使人敬重佩服的地位，那麼我們無論做甚麼事，只是有得人家的幫助，決不致有人來反對的了，何患事情不能成功呢？各友見之，皆許爲知言；因念與公主張相通，附誌之於此。

借品性作本品心理學名詞今
借用作品行性情解

夢蓀又案：『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取此十二字自治其身，守之勿失，最得慎字之訣。近日有人謂此十二字最無裨於實用，只長畏縮苟全之心，以言進取，良多阻礙，殆亦解釋

之誤耳。夫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一言蔽之，卽懼之謂；換言之，卽時恐墮落膽小
 於爲惡之謂。今不解作膽小於爲惡，而解作膽
 小於爲善，無怪其謂無裨於實用，徒有礙於進
 取焉矣。之大節不奪士須弘毅曾他日固嘗言
善膽之大證爲

節儉類

由旣奢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隨處留心
 牢記『有減無增』四字，便極好耳。

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
富莫如節用。

每用一錢，均須三思。

能儉約者不求人。

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
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
不敢也。

總須步步收緊，不可步步放鬆。

惟崇儉可以長久。

非儉無以養廉。

廉字之要，宜先節用。出者簡，則入者自易於斟酌矣。

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好動如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亦所費日增而不覺。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訪客，不輕舉事，次則屏除無益嗜好。否則私費大矣。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

累於子孫。

夢蓀案：先民有言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勤之能多生產而不易至匱乏，固也；然使不自量所入，消費無度，則十年辛苦所入，以一二年消費盡焉；一年辛苦所入，以一二月或一二日消費盡焉。則雖畢生矻矻，從事生產，亦終付之流水，一貧如洗焉耳。安見有終不匱乏者乎？吾人既生於世，不能無消費也；消費之途，非止一端也；使非力加撙節，積之於素，則隨在皆仰鼻息於

他人，身心交受其困。至負債親友，貽累子孫，則受困者不止一時！受害者匪止一人已！夫亦安可不深長思也！昔賢以儉爲德之共，侈爲惡之大。夫浪費何以爲惡之大？亦因其終之必至妄取負債，流於貪鄙妄爲焉耳；節用何以爲德之共？亦因其始終取給於己，不至妄取負債，以墮落其信用焉耳。淺見者流，不知節儉之美，關係之鉅，圖一時之快樂，忘終身之痛苦，日事浪費，罔知艱難，恣情嫖賭，嗜飲好吹。及一旦牀頭金

盡，蕩產傾家，噬臍無及矣！真所謂大惑不解！大愚不靈者也！公所言節儉之理，寥寥無幾，然隨處牢記『有減無增』一語，已得節儉之要。吾輩用財，果能如其所言，隨處牢記有減無增，則自知道量入爲出。能量入爲出，則永不受困，永保信用。所謂德之共者，莫外乎是焉矣！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廉介類

要作好人，第一要在不妄取下手。能令鬼服神

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墜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

總要銀錢看得輕，然後志氣振得起。

不知足則必妄取，所謂廉介者不可得而見矣。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徧地餓莩，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尙何奢望哉？資人之力而專其利，是利己之廉也；廉利無以

立身。

述江忠源父語

夢蓀案：吾輩之生斯世，必盡所能而後可取所需；必多盡所能而後可多取所需。不盡所能而徒取所需，少盡所能而多取所需，累社會之道也。吾嘗見於得志之鄙夫矣。不知多盡所能，而徒知多取所需。巧立名目，橫征暴斂，剝民脂膏，無所不至。吾嘗見於失志之鄙夫矣。不知盡其所能，徒知取其所需，搖尾乞憐，化貸親友，棍騙欺詐，無所不至。此二者其鄙雖有強弱不同，而其只知愛錢，不知自愛其人格，則一而已矣。夫

人格也者，乃人生之命根，無上之寶也！金錢也者，不過維持肉體生活，用以交易之一種媒介，乃一極尋常之物，以視人格，無異糞土也。取糞土而棄無上之寶，計之得者如是乎？吾又嘗見於妄取者之下場矣。今日貨悖而入，明日亦悖而出；今年擁資億萬，明年貧無立錫。昔以勢奪於人者，其自身其子孫後復以勢被奪於人；昔以術騙於人者，其自身其子孫後復以術被騙於人。冤冤相報，百不一爽；怨怒所鍾，臭聲彰聞。

擁資億萬，不可一世，衣不過一煖，食不過一飽，眠不過八尺。能穿幾何？能食幾何？能住幾何？而終身營擾如是！而作孽貽累社會如是！而自喪失其人格，自貽種種惡下場，貽子孫以種種惡下場。如是！『要做好人，第一要在不妄取下手。』吾每讀公言，不禁大有所感，『爲誰辛苦爲誰忙，死後黃泉帶不得。』吾每讀此詩，亦不禁大有所感。各同胞讀公言讀此詩者，不知其亦有感焉否也。

不知多盡所能而徒知多取於所需謂其心欲求富不依正道不肯多力於所能兼事別

種業多務，惟仗其權，勢以多取於民也。

『夢蓀』又案：『知足』二字，發明於老子，所謂『知足不辱』者是也。余往者曾作白話文一篇，解釋其義，今錄其文於下：

『知足不辱』這是一句極有價值的話，並不是一句無價值的話。我們中國人，有許多認這句話爲無價值，就是因爲看錯這句話了。我們一個人所說的話，照論理學分別起來，有些是肯定的，有些是否定的。肯定否定的裏頭，又有全稱的，

特稱的分別。我們讀古人書，遇着那些否定的話，究竟是全稱的呢？還是特稱的呢？最要留心分別。遇着須如此若果不留心分別，那些照全稱纔講得去的，照特稱來解釋，便講不去了；那些照特稱纔講得去的，照全稱來解釋，便講不去了。『知足不辱』這本是一句特稱否定的話。這句話的本義，是說一個人在世間上，盡所能得取所需就是滿足。能殼在肉體生活一方面，知道滿足，就不至貪得無厭。不貪得無厭，就不至

失敗。

指不自墮落
其人格言

本來是理由很充分的，也本

來是很有價值的。近來有許多人，他們不拿來

這樣解釋；他們以為知足不辱，是說一個人凡

事莫要多做；多做就會多錯，少做就可免於失

敗。

指可免禁錮
逐殺身等言驅

依他們這樣來解釋，這句話

就變成一種放棄責任的話，這句話就變成一

種阻礙進步的話。因為放棄責任阻礙進步的

緣故，這句話就變成一種極壞的話；他們也說

這句話是一種毫無價值的話了。這句話本來

是很有價值的，只是因爲他們看錯，所以變爲無價值。我推原他們看錯的緣故，並沒有別種原因，只是因爲不明論理學。因爲不明論理學，所以甚麼叫做全稱，甚麼叫做特稱，總總是一個莫明其妙。古人所說的話，有時照特稱纔解得去的，他們也拿來當全稱解了；有時照全稱纔解得去的，他們又拿來當特稱解了。他們只是依私見來解書，不曉得依論理學的規則來解書，所以生出種種錯誤。古人的好話，他們總

總說是壞話。知足不辱一語，他們認定爲是壞話，就是因爲誤認特稱爲全稱。若果他們曉得這是特稱的話，並不是全稱的話，他們就不敢講是壞話了。

攝生類

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

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

有功效。

古人以懲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懲忿卽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卽所謂知節嗇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

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卽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功，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篇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常教爾胸中不

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再行計較。

諭 曾紀澤

每日無論如何忙迫，總須略有抽閒之時。養生之法，約有五端：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洗脚；五曰，兩飯後各行數千步。

體弱多病，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

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亦以在宥二字，有順其自然之意也；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名爲愛之，其實害之！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卻得自然之妙；若更不輕服藥，則自然日就壯健矣。養生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卽平日

飯菜，但食之甘美，卽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卽片刻亦足攝生矣。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鼾睡而後爲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尙足以養生。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

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卽魂夢亦甚不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

惟肝脾二家，全仗以心治之，非別人所能助謀，亦非良醫所能爲力；己之天君，卽神醫也。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

後，則肝腎交受其病。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兩字相勗，幸勿視爲老生常談！

致曾國荃書

此心無刻不提，故火上炎而血不養肝。此斷非藥所能爲力；必須放心靜養；不可懷忿愾氣，不可提心弔膽，總以能睡覺安穩爲主。惟夜不成寐，却是要緊之症，須用養心和平之法醫之。

肝鬱最易傷人，宜和易以調之也。

不如意之事機，不入耳之言語，紛至迭乘，余尙
愠鬱成疾，况弟之勞苦過甚，百倍於阿兄；心血
之虧，數倍於阿兄者乎？弟病非藥餌所能爲力，
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
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
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致

曾國荃書

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並進，則志強而身亦不
弱。

吾輩當自愛其身，而後精力足以報國；否則空懷報國之心，全無耐勞之實，則尤悔日多矣。養心養體之法，莫妙於靜坐。

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
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

諭曾紀澤
曾紀鴻

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養眠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養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

每日多吃飯粥，少吃雜物。無論正餐及點心，守定一個時辰，日日不差。

夢蓀案：攝生之法，伊古迄今，主張紛如。或偏重精神上之涵養，或專重肉體上之鍛鍊，均屬各趨一端，而未足以盡攝生之妙也。夫吾人之生命，本由精神肉體相合而成。必兩者兼重，斯能

心廣於內，體胖於外。養一棄一，自困而已！益何有焉！公於攝生之理，不單重肉體，亦不單重精神，君逸臣勞，體用兼賅。卽以主張各節言之，或注重涵養，或注重運動，或注重清潔，或注重不妄施攻伐，或注重適當之休息，或注重眠食之制限，均於精神肉體，各有所助。生理衛生如今日之發明，猶不能不服其卓識獨到，猶不能謂其陷於一偏，與真理相背而馳也！吾輩苟有志於衛生之學，理何必用多，知何必用雜，但依公

言，日日行之，一身受用，將無窮盡。豈惟精神肉體，生氣勃勃，可自免於煩惱；而精力有餘，爲學從公，亦可望其日進無已，勝任愉快。否則奄奄無氣，雖生如死。在自身固常感不便之苦痛；卽對社會亦空懷盡責之心，全無耐勞之實，而尤悔日多矣。

治家類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

持。有長遠之家規，有一大時之官，維持一二德人之心，發

烏發，可眼前之花，而論已。

居家之道，以黎明即起為第一要義。

我家祖父以下，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

行之，極易為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規

條；我家既有好榜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墮落

之乎？有好榜樣而遵行，無好榜樣而自立，規條

是如

家中要興旺，全靠出賢子弟。子弟之賢否，並非

本於天生，而實由於家教。

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恨在心。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

兄弟之間，惟有從寬善處，不可稍失和氣。

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喪德虧行，我不敢也。

得愛之，以德最正。

吾屢教家人崇儉習勞，蓋艱苦則筋骨漸強，嬌養則精力愈弱也。

沉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卽當世亦實不多見。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則非特沉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致會國荃書則不自安墮落有志轉移

世風者對家庭對社會皆當如是也

予自三十歲以來，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爲兒子衣

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泆作惡，必且大玷家聲。如是爲子孫計，可謂思深慮遠。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餘福。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嗇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

家事雖亦有運；然以盡人事爲主，不可言運也。

治家貴嚴；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所謂嚴者，即納於軌物之謂無所謂束縛無謂之干涉皆不無

嚴語於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誡子弟，恆有恭謹斂退之象。蓋藏之不密，則放之不準；苟不如是，則不足以致於遠大也。

凡少年之人，世態人情，不宜遽令識透。早透則離其本質，而日趨於薄；既薄而返之醇厚，千難萬難！世態人情本不可不識透，但當年少而遽令識透，則有激之虞，似仍以不令

識透
爲妙

教訓子弟，總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

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

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其爲大官，但願

其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

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如是以望子弟最得其望之正

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

敗家則反是。

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

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

宗族鄉黨，無論與我家有隙無隙，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可珍之物，固應愛惜；卽尋常器件，亦當類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爲有用，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夢孫久有志乎此日復一日多矣

靜則生明，動則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長好動，子弟必紛紛擾擾；朝生一策，暮設一計，雖嚴禁之

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靜，先求一身之清靜。靜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場；二曰，不入勢利之場。鄉里之詞訟曲直，於我何干，我若強爲剖斷，必惹怨恨；官場之得失升沉，於我何涉，我若稍爲干預，必招物議。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斂後輩之躁氣，卽以保此身之清福。必如是以言靜，方得乎靜之正。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三字。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

待兄弟和而不流。財產衣服飲食皆推多而讓寡，獨至禮節所在，則兄先弟後，秩然有序，不可紊亂。課農蒔蔬，一一親自檢點，不可寬縱。

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

時時切實箴規。覆會國華等四人書

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有正當之言而不從有正當之言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

當人之請而不應雖名爲兄弟無異路人之如此其家能興者未之聞也

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

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毫，不以自

私。此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骨肉之情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

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

有恒，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

論會
紀澤

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

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的意思，暗用機計，使
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
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

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
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
諸弟能常進箴規，卽吾之良師益友也。致曾國
荃等四

人書

凡居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
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

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

諭曾紀澤
曾紀鴻

吾家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泆矣。

致曾國荃

等四
人書

未明而起，同習勞苦。不習驕佚，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可以人力主之。

兒姪輩總須教之讀書，凡事當有收拾，宜令勤

慎，無作欠伸懶慢樣子。一教導子姪此對家庭第

真認

澄弟向來本勤，但敬不足耳。閱歷之後，當知此二字之不可須臾離也。

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

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尚無五分工夫；弟與沅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尚欠工夫；以後各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皮袍呢褂，俯拾
卽是；轎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卽日趨於奢
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
——此卽日習於傲矣。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
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諭會紀澤
兄之鬱鬱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鮮終；此
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長傲』『多
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及近日官場，所以致
禍之由，未嘗不視爲樞機，願與諸弟共相鑒戒。

第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恆，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數月，聲望頗隆，總須始終如一，毋怠毋荒，庶幾於弟爲旭日之升，而於兄亦代爲桑榆之補。復曾國荃書

吾家門第鼎盛，居家規模，未能認真講求。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醯醢小菜之類；爾等必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

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

風自厚矣。

諭曾紀澤
曾紀鴻

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個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

澤悠久，余心大慰矣。

致歐陽夫人書

家中遇祭，酒菜，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同上

家中興衰，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

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曾文正公學案

古今文人學士，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

不有世態冷暖之櫻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縈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同上

吾生坐不善收拾，爲咎甚鉅，所得諸物，隨手散去，至今追悔不已！然趁此收拾，亦尙可及。弟收拾佳物，較善於諸昆，從此益當細心檢點，凡有用之物，不宜拋散也。覆曾國荃書

後輩子姪，總宜教之以禮。出門宜常走路，不可動用轎馬，長其驕傲之氣。一次姑息，二次三次

姑息，以後驕慣則難改，不可不慎。覆曾澄侯曾季洪二人書

吾家後輩子女皆趨於逸欲奢華，享福太早，將來恐難到老，嗣後諸男在家勤灑掃，出門莫坐轎，諸女學洗衣學煮菜燒茶。少勞而老逸猶可，少甘而老苦則難矣！至於家中用度，斷不可不分。凡吃藥染布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若不分開，則彼此以多爲貴，以奢爲尙，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致曾國荃等三人書

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

一，貴兄弟和睦。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多寫舖賬，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嬾，宜學燒茶煮茗。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

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覆曾澄侯等三人書道只一

謙之字

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姪兒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怠惰樣子。子姪除讀書

外，教之掃屋抹桌檯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致曾澄侯等四人書

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姪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同上

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吾諸女，姪女輩，概須儉於自奉。同上吾與諸弟惟思以身垂範而教子姪，不在誨言

之諄諄也。覆曾澄侯等一四層工夫。效力最大。影此。

捷響最

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

則將有飢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

自立矣。不為子孫作一馬牛法亦是。提倡勤勞之妙法。

吾兄弟年富力強，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

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啟後，互相勉勵可也。覆曾

澄侯等四人書

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諭曾紀澤

予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近年得一二良友，有所覺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吾兄弟處此時世，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

弟略見窘狀，不至一味奢侈。

致會澄
書

吾家敬宗收族承先啟後諸大端，皆發於沅弟之謀，而成於弟之手。沅弟費財，老弟費心，均可爲祖父累代之功臣。余愧未能悉心經營，幸兩弟有以補余之過也。同上

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卽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家風。

而已。上同

無論在官在家，彼此常以儉字相勗，則可久矣。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却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勤。子姪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須時時留心。上同

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一直說。

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兄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愈平和矣。

致曾國荃書

就現有之功而加之以讀書養氣，小心大度，以求德日進，言日醇。譬如築室，弟之立功已有絕大基址，絕好結構，以後但加裝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無主乎？同上

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

必先說與阿兄不睦。吾之常常欲弟檢點者，卽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同上

余自壬子出京，至今十二年，自問於公牘，書函，軍事，吏事，應酬，書法，無事不長進，弟今年四十，較我壬子之時，尙少三歲，而謂此後便無長進，欺人乎？自棄乎？弟文有不簡之處，無不暢之處，不過用功一年二載，便可大進。昔溫弟諫余曰，『兄精神並非不足，便吝惜不肯用耳。』余今亦以此意諫弟也。同上

夢蓀案：家庭也者，社會之縮影也。無論其爲大
家庭，爲小家庭，必人人心目中知有此家庭，必
人人知對於此家庭負責，此家庭乃可望百廢
具舉，此家庭乃可望蒸蒸日上。若只有一二人
對此家庭負責，餘皆袖手旁觀，甚或並無一人
對此家庭負責，而惟以意氣相尙，日從事於傾
軋，則萬事廢棄，其腐敗將有不堪言狀者矣！公
半生從公，居家日寡，無時不以維持家庭爲心，
無時不對於家庭負責。楷模在望，可師何言！然

卽其所言觀之，其所以對此家庭盡責，與勸人對於此家庭共同盡責者，不過勤、儉、謙三字已也。何謂勤？人皆生利，大小事件，分配擔任，各盡其責之謂勤。何謂儉？掃除浮費，力事撙節，柴米油鹽，皆依豫算之謂儉。何謂謙？互獎所長，互規所短，從寬善處，不傷和氣之謂謙。勤、儉、謙三字，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不用之則無效。所以治大家庭者在此！所以治小家庭者亦在此！欲再增一二字，而三者受用已足，固無庸其

再增；欲減少一二字，而三者一貫，亦決不可以再減。有志於維持家庭者，誠不可不日日於此三字加之意也！

交際類

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禮所稱無本不立也。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飭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飭，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

致在曾國荃書
吾在曾國荃書
天

下皆人之交際，謂內有為四種第一上流者之交際。第二、外次流之交際者，是內也。第三、外不流之足而外，有餘謂內無真意，只外講不足。交際者，是內真也。第四、最下流之交際者，是公先只有真意，不行不講。文外，猶不講為次流之也。動大悟前非一流而公生，平覺體文，非行為用，則由次流入於上流矣。所以法也。所改，宜引以爲法也。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

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仲尼之學無常師，卽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卽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卽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卽與人爲善也。取諸人者當在小處，實處，與人者當在大處空處。能具此種思想以處友彼此何往而

益不受

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

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與人爲善，懸格不可太高。懸格太高則欲爲善者必困難灰心最宜

以此爲戒

愛敬之人，當代爲蘊之蓄之，不必逢人頌揚，使其實常浮於名，則所以愛之者更大也。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

短。除此二戒之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蕙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

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僞，謂

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

而不自知矣！非蕙西不敢出此言，非公不能感

亦視己之能受其益否耳

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

而不失。

君子於其所尊敬，不敢爲溢量之語。

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

人無賢愚，皆宜以禮貌相待。凡簡慢傲惰，人施於己而不能堪者，已施於人，亦不能堪也。如倨侮之色，嚴厲之聲，最可痛恨。接人總以和顏遜詞爲主，不可稍涉傲慢，致啟凌辱之漸。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

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過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與友有隙，細思能自是，知不是，則雖不是，於現在必能至是，於將來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爲善云云。蓋風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壞人，以其爲壞而徒背後，指摘不屑加以教誨，揆之君子轉移習俗

之此心不忍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毋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藪，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尚存於心而不化，甚矣！余之鄙也！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孚；求其協助，當亮其力量所能爲。

緩急之求，無古今中外皆有之者也。求於人而甘言謝之，夫人而能也；德於人而責報，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進焉。其受人賜，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其忠於謀人，過輒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觀其他。他行合義，友之如故；他行不義，而後絕之。終不相督責也。所謂道濟萬物而不自居，施及後世而不

伐，皆自於此。

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

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

禮節太周，則真意不能不少減。巧言令色足恭，聖人引以爲恥。

亦因真意少之故耳。

只要語語從肺腑中流出，聽之亦必有點頭者。

與人交際之道，以敬字爲主。敬非空講文飾，陳善閉邪，斯乃先務。

之急。

與他人交際，亦須略省己之不是。弟向來不肯

認錯，望力改之。

致書曾國

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只要此心真實愛之，而外之儀文可以從簡；與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

凡密保人員，終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則近於挾長，近於市恩。

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

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

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

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尙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惟當兢兢業業，互相箴規。不特不宜自是，並不宜過於獎許，長朋友自是之心；彼此恆以過相砭，以善相養，千里同心，庶不終爲小人之歸。心中待人，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語太激切，便涉客氣，不可不力遏之也。

沅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覆曾國荃書聲色俱厲人所難免苟嚴於治己自不肯專

責他人

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功名之際，自古難居。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爲情。惟當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

爲人友而不相勸以君子者，不忠也。

僕素敬足下，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愼，將來或致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爲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所禱祀求之者也。與王璞山書。忠告善道，神情如畫。讀此書而不感動者，非人也。

近日在敝處攻足下之短者甚多；其來尊處言僕之輕信讒謗棄君如遺者，亦必不少。要之兩

心爛爛，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謂窗櫺愈多，則愈蔽明者也。同上

甄甫先生來咨命璞山率勇前往。璞山血性過人，忠勇奮發，料應氣吞雲夢，慷慨長征。惟其近來言行未盡妥善，弟恐其稍涉滿溢，或致僨事，昨已爲書規之；更望閣下面與深論，獎其忠勞而匡其未逮。與夏亭書 憩

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強。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讜言諍論陳於前者，卽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然相遇之情也。

答歐陽
功甫書

迪公近日聲望鼎隆，閣下名譽亦日增赫弈，舍九弟比亦薄有聲望；鄙人在外，毀譽互見，然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清夜自思，尙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

爲切戒。與李希庵書吾在昔曾以天下之名分

爲於深聰有名無實不更當引爲深聰乎

如閣下所見以爲是者，望無惜時時開示；如鄙

人所見以爲是者，亦當疏記奉告。或先見爲是，

後見爲非，亦可隨時互聞。與沈幼

次青擅長過人之處極多，而短處則在無知人

之明；將來位望愈高，終不免爲其所累。閣下知

人之明，遠勝儕輩，務求台駕迅出，且先在信州

小駐，將次青所用文武各員，一一經法眼甄別，

位置得宜，優劣得所。次青去此一短，則衆長畢

露，幸甚！

是致沈幼丹書爲次青計亦當如是

次青此役，大失民心，吾負私情而申公義，昨奉

優詔褒嘉，將來轉圜尙易。然決不再令帶勇；與

其負之於後，不若慎之於始也。

覆李筱泉書慎之於始以免負

之於後處友不易之訣

潤公聰明，本可移入霸術一路，近來一味講求平實樸實，從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來，開口便是正大的話，舉筆便是正大的文，不意朋輩中

進德之猛，有如此者！其於朋友純用獎借，而箴規卽寓乎其中，一旦以憂去位，不特公事棘手，而吾輩亦少切磋警惕之益。致李迪庵書純用獎借而箴規卽寓乎其中此種誘人向上之法求之今世吾見亦罕也

閣下長處在舍己從人。固不啻舍短而從長，有時並人之短者，而亦從之也。覆胡潤之書並人險不可言喻以胡文忠之難明也猶不免有此病甚矣聽言之難也

承囑代催江西餉銀，尊處艱窘之狀，弟所深知，且歷年以來，同心相印，同病相憐，斷無漠視之

理!

覆袁午
橋書

來函稱謂更降，雖不敢議爲君子之不誠，而頗疑賢者之不恕。自處於謙，而長人之傲，其誰服之？以後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師友；如有過失，互相規誡；去稱謂之浮文，求切磋之實益。何如！何如！

如！

覆劉印
渠書

與人交際，首先貴一信字。信者不僞不誇之謂也。自去秋以來，波瀾迭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卒

能艱難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爲可敬！從此益宏偉度，渾涵圭角，有忍有容，退藏於密，古人所稱勳績蓋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

覆李少荃書

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
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直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

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若自
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
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致曾國荃
等四人書

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
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
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
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
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弟當以我爲戒，一味渾
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

也受用。覆曾國
荃書

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武昌有張廉卿，裕釗，學爲古文，筆力少弱，而志意高遠，好學不倦；若邂逅相見，幸有以獎進之。

與孫芝
房書

足下歸處窮鄉，孤學無助，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以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是以每憶足下，忽不知其相愛而相恤也！今者劉君將以

明春南歸，再四浼告，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既許之矣。足下可卽負笈而從之游。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峯，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僕之鄙意，匪惟厚有望於足下，亦將俾劉君收教學相長之益。區區之忱，惟同志者深鑒之。與洪琴西書如是以待之。正望

夢蓀案：人之立身於世，無不各有其應辦之事，

亦無不各有其相接之人。其辦事也，有辦事之法；其接人也，有接人之法。人無衆寡，事無大小，皆不敢慢。兼論辦事接人之法者，謙謹類已詳於前篇者也。以鑑別之識爲主，以自信之力爲輔；事無大小，歸結明強。單發明辦事之法，以明強爲不慢者，後此更有專篇論列者也。人無衆寡，皆不敢慢。認定接人之法，非以真意爲體，文飭爲用，則不能謂之不慢者，本類所有事也。吾觀於世之處友者多矣，不慢者十不得一，而慢

者百之九十九焉。吁！慢者何其多！而不慢者何其少也！夫人之生於世，莫不各有其人格也，亦莫不當互相尊重其人格也。自尊重其人格，又進而尊重他人之人格，則自重重人，不慢莫大於此！蔑視他人之人格，至自喪其人格，則自侮侮人，而慢莫大於此！彼無識之人，不知慢人之害，以慢人爲得意，以慢人爲威風。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夫社會也者，因互助而進化者也，因互助而免爭者也。推誠相與，謙恭和輯；人有善則

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連環相生，善端將無窮；彼此挹注，善源可不竭。以言進化，莫大於茲！以言免爭，亦莫大於茲！彼無識之徒，乃計不出此，專以凌人爲能。其最甚者，內無真意，外無文飭，有我無人，無所不至！其次甚者，毫無真意，只講文飭，自欺欺人，無所不至！其稍甚者，雖有真意，不講文飭，聲色拒人，無所不至！其爲凌雖不同，而不知自重其人格，而不知尊重他人之人格，則一而已矣！公於

交際之理，得力甚深；其所論交際之理，亦忠愛
慈祥，隨處流露。大率以真意爲體，所謂無本不
立也；以文飭爲用，所謂無文不行也。無本不立，
無文不行，看是八字，交際之理，體用兼賅，足以
包括中外禮書，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可以百
世俟聖而不惑！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吾輩接
人，苟能認定此八字，則禮貌良心，兩者兼全；四
海內外，人皆兄弟，意見何有焉！爭端何有焉！若
不能認定此八字，則禮貌良心，有其一而喪其

一；禮貌良心，或兩俱無。意見之起，烏有所底？爭端之興，將安有極？人已安能和？秩序安可保也？

厚俗類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拯庶類，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矣！義寥古寥今數語最能說明互文助精

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所謂正心者有二，一曰厚，二曰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所謂厚也。存心既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不說大話，不悅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皆所謂實也。存心既實，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移易惡俗此對社會第一責任不可不知

不勉
不勉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

智者，則衆人受命焉；尤賢智者，受命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此一二入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之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

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動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

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雖匹夫亦與有責焉者也。世之君子，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覩已！

案『勢不能新』四字極有一篇意味。昔梁其說夢蓀讀之深致佩服附錄於此，以供參考。梁任公曰：『夫衆人之致往往聽命於一二人，蓋有君子之道，長則小，人獨謂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小人比諸小君子，亦必不爲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長則君子亦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小人比諸小君子，亦

可得也。此如冠帶以之。國有衣褲而處者，人亦望而却走，被黻冕以之。國裸，不其相驚異，物亦乎。此是一是乃者，心勢也。而勢之消長，其機則在高位則其勢最順，而其效最捷。此一二人者，如在成。在高位則其收效雖艱，而其最勢亦未始不可。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

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今海宇粗安，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尙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拙誠之效

彰彰如是，有志戡大亂者，誠不可舍拙誠而尙姦詐也。

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媵阿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

爲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一吾輩皆與言

風俗大有關係以社會之改造自任者幸反躬力行勿徒責社會之不可救藥可也

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曠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嗜欲，逐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鱗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

力而莫之能禦！

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施民。倡者啓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禮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予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

人人如此存心，則勳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自是晏起乍觀之覺過甚小深思之有害社會風氣其罪甚大

有之不可不改無之不可不防

君子大節，當爲世所取法，未可苟焉而已也。

凡人才皆隨風氣爲轉移，雖賢者亦難自拔於

風尚之外。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欲開壞風

氣，導天下以惡習耳。居今之世開壞風氣導天下

壞風氣轉移未由自拔者亦十居八九其卓然

自風氣不爲壞風氣轉移者十中不過一二至不然

滿意死竟至如移壞風氣之亂國安得不得一人

天下事，總貴有賢者倡立好樣子也。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爲先務。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毫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僞。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才。沅弟在家，所以潤澤族戚朋友者，皆得其當；若能於其中讀書者，更加一番獎勸，暗暗轉移風氣，人人講究品學，則我家之子弟隨在觀感，不

期進而自進。致三曾國荃等八人書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繁，擬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元

明及我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乎其德，則罔然；諷乎其言，則犁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蹈矩，儀型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志趣學術，果有以異於人者，則修之於身，式之於家，必將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

——所謂君子之澤也。

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襮而褻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告，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

箴言書院記
郎卽胡文忠公侍

世多疑明代誅鋤縉紳，而怪後來氣節之盛，以爲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者，亦一二賢良倡

之，漸乃成爲風會，不盡關國家養士之厚薄也。自慚學業百無一成，不足以引導多士，思欲得一德成而學富者爲多士之楷模，與士類旦夕切磋。士氣果振，薄俗或藉以漸變；雖明知收效迂遠，然不敢竟置之不講也。

聞表弟在鄉勤儉謹慎，不改寒素風味，至以爲慰。我邑文武縉紳在籍者多，惟得三數有識者清儉謹慎以爲之倡，則衆人倣效，漸成風氣。望弟以此義爲先導也。

與彭杏南書

夢蓀案：風氣也者，無常者也。至薄之風氣，以人力轉移之，可以日趨於厚；至厚之風氣，以人力轉移之，亦可以日趨於薄。其由薄以變厚，由厚以趨薄，皆視乎人而已矣。方其風氣之厚也，相尚以義，有勞不避，有功不矜；及其薄也，相競以利，姦僞相吞，變詐相角。吾中國之百務廢弛，治少亂多，亦以風氣厚時居其少數，薄時居其多數耳。公生當有清咸同之際，目覩風氣之壞，時思以轉移之。發一言，制一行，皆本諸良心，皆示

人以模範。真所謂能以實行爲天下倡者也！故方其在時，人才如雲，咸思自效於世；苟活則引以爲羞，避事則相戒爲恥。文武興則民好善，古人誠不我欺矣！公生平於移易習俗，視爲性命根本之事；其所言移易之理，亦博洽深切，洞中肯要。如所提倡厚實兩字，尤爲轉移惡俗不易之法。真所謂天良之發見！血性之發見！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吾輩而自暴自棄則亦已矣；若稍有良心，稍有血性，稍有志

自效於世，則處茲澆薄浮僞相競成風之時，可
 不於厚實二字加之意哉！獨不善其壞風氣轉移此
壞風氣此兼善天下之事今社會學昌明知人
無論窮達其行為皆於社會發生影響能獨善人
其身即能兼善天下已破『達格既善兼善』之迷
夢吾輩既有兼善天下之資則數十社暑
之責任兼善一事無所聞以對諸社暑
等諸虛生何自對良心何以對諸社暑

處事類

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鑑別一切事皆無信之可力

少豈惟大事

莅事以明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

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本類所謂民生者，專指義務而言。若其事與民生者，則不屬義務，非本類所謂事也。

凡發一謀，舉一事，必有風波磨折，必有浮議搖撼。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志竟成；若甫受磨折，

或聞浮言，卽意沮而思變計，則掘井不及泉而止者，改掘數井，亦不見泉矣。而堅忍不懈，自意沮

之強莫之與京矣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宜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容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反覆說

外一強字

事機不順之際，要當寬以居之，靜以待之；不可

過於焦急。

有千百次之阻力是在長千百次之智慧為受

痛苦哉愚哉

日愼一日，以求其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耳。千萬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為然，卽凡事亦莫不然也。

一經焦躁，則心緒少佳，辦事不能妥善；總宜平心靜氣，穩穩辦去。

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凡作一事，無論艱險平易，但須埋頭做去，掘井

不已，終有及泉之日。有天果下由掘井既及泉觀之無得不

一確鑿不
易之證

成功稍遲，初非恥辱之事。丈夫可屈可伸，何必

過於焦憤！焦所志愈大則成就愈遲因無速有效而

者如
是乎

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奸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

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辦事之法，以五到爲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巡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赴戰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

理。先要擘得開，理其緒而分之；後要括得攏，又比其類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衆之詞，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

求學之法亦未嘗不以五到爲要，不費心力之

此學問世間有學問乎

辦大事者，在內貴有志氣，在外貴得人心。是非既審之於己，則利鈍可聽之於天矣。凡獻策之人，立言最易動聽。看似因公，其實無

非爲私。情形未熟，固宜博採以廣見聞，亦勿輕

信以致叢脞。於於世道人心可謂瞭亮之極

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必泥於往事

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遷就即趨避之意

古人絕大事業，恆以精心敬慎出之。

大抵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恆情也。

凡事總以得人爲主。無不其人則得其臂人則助而事

作惡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每日應辦之事，當於日內了之；無本日不了者，

庶幾積壓較少。

一念之惰，遂廢本日之常課，又愆辦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懶也。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

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以小心慮事，古來才人有成有不成，所爭每在疏密二字。

時事愈艱，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

震弟傲兀鬱積之氣，足以肩任艱鉅；然視事太易，亦是一弊。

與羅仙山書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

天下事常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稍全無把握。

非分內而又萬難做到之事，不必多管；成大事者，多在銖積寸累上用功。銖積寸累，此是辦事之要訣，亦是求學立

身之命脈

辦事固不可執己見，亦不可輕徇人言。必確見

利害所在，而後舍己從之。知善之為貴，可謂明

之善，可謂強之至

如有兩事宜行，一急一緩，則當擇其急者，棄其緩者；若兩事並急，則當擇其尤急者，棄其次急者。如有兩人宜用，一優一劣，則當擇其優者，棄

其劣者；若兩人並優，則當擇其尤優者，棄其次優者。推之行文之命意，用兵之爭鬪，有所擇，不

能有所棄。種不惟辦事用人推行之研求學問對

於各派學說亦應精細爲比
較含有此種抉擇精神也

只此不耐煩之一念，遂至事無成效，若遇棘手之際，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

每事推尋源委，辨其所由始，而究其所終極。理會數件，則觸處可以旁通，其洞悉反有過於素號精明者矣。所以尋源委爲求明之不易之訣事之

此

求助於人，宜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尤不可稍懷自矜自炫之私。孟子所謂有挾則不答，老子所謂「去汝之躬矜，與容智」，皆言戒矜炫之謂也。

辦事人必有一種勇銳之氣，真誠之忱，庶足感衆心而動天鑒。

辦一日事，盡一日心。盡心而徒辦，以塞責，本不盡。

辦之愈

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如此作事與一味冥行者

別自

大凡辦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一處不

通，則處處皆窒矣。

益不明信辦以辦事則處處皆礙

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此處有定力，到處皆坦途矣。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

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明亦只是發

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必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幾常保令名，益崇德業。凡治大事，以員少爲妙。少則薪資較省，有專責而無推諉；少則必擇才足了事者，而劣員不得

濫竽其間；少則各項緒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叢雜遺忘。多則反是。總之，爲事擇人，則心公而事舉；爲人謀事，則心私而事廢。大小事件，須各有專責，一一吹竽，則漸有起色矣。約旨卑思，腳踏實地，但求精而不求闊。約旨卑思四字，實近來方寸隱微之弊；亦閱歷太多，見得天下事由命不由人也。余閱歷多年，見事之成功與否，人之得名與否，蓋有命焉，不盡關乎人事也。

凡大事之成，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事半功倍之事愈倍容心則愈以自苦淡而忘之

何等自在

蒼蒼者究竟未知何若，吾輩竭力爲之，成敗不復計耳。

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佔十分之三，天意

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卽成名之人；
成名之人，非卽享福之人。吾輩但在積勞二字
上着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
不必問及矣。成只在積勞二字上着力不問及
名亦不計及享福非心地純潔

富不能如精神
者於自動精也

吾輩不恃天人之徵應，而恃吾心有『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之實。

天下事誠有非意料所及見者，何敢自詡先見
之明也！

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

世事變化反復，往往出於意想之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飽歷事故，烏知局中之艱難哉？

凡辦大事可守者，法也；可通者，情也。

媚嫉傾軋，從古以來共事者皆所不免，吾輩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耳。

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滿意之選不

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凡辦大事，以識爲主，以才爲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

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輩須學有德者之抑然，不可如有才者之悍然也。

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

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總須兢兢業業，日懷臨深履薄之懼，庶幾免於大戾耳！

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功，約定始終不提一字，不誇一句。知不知，一聽之人，順不順，一聽之天而已。致書曾國

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須常存避名之念；積勞而使人不知其勞，則善矣。致書曾國

大抵事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者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爲之和，天亦爲之應。

小心安命，埋頭任事。

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精微之事，必苦思之。

人力雖盡到十分，而成功純是天意，不可絲毫

代天主張。能具此種思想以處事雖不能推為首功也

凡事後而悔己之隙，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

歷淺耳。而臨事時百思而不得者事後不假思索

局者迷此言真有味也

精細耐勞，苦心經營，天下有何不可辦之事！

趁勞乏艱難之時，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過幾次，衆人自不敢輕量不耐艱苦矣。

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受公家福利已無不從之

所以爲私
謀盡心

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爲盡善。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宮保德性之堅定，遠勝於往年；而主意不甚堅定，猶不免往年移游之見。左季翁謂其『多謀少斷』，良爲不誣。閣下當力持初議，以堅定二字輔宮保之不逮；國藩亦當從容諷勸，勿爲人言所動。

覆李希庵書
保卽胡文忠公 宮

成敗論人，古今同慨！迪公用兵，並無錯處。今日之變，設有議前此之失者，祇可付之不論。閣下仍宜照舊章辦理，不必更改也。與李希庵書 凱章辦事皆從淺處實處着力；閣下與之共事，

望亦從淺處實處下手。覆宋子久書

凡事關本原之大者，經之營之，有廢必舉，有初必終。

公家之利，可言卽言，可行卽行。

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吾輩辦事，須作百年之想。

足下大義炳然，不審規畫全局當從何處下手；

若猶枝枝節節，頭痛顧頭，足痛顧足，則屢失屢

誤，將來伊於胡底！與江岷樵書辦事不知先其

節而辦之雖費盡心力
吾敢決其無成也

閣下精思銳入，每多獨得之奧；而求之太深，處
處視同荆棘，亦未免舍康莊而由鼠穴，厭芻豢
而思螺蛤。復丁雨
生書

夢蓀案：孫中山有言曰：『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
造作事物，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蓋欲
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
也。是故能從知識而構成意象；從意象而生出
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

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此言乎處事以明爲體，則成效彰彰，事半而可功倍，決無失敗之理也。梁任公有言曰：『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不計目前之成敗。』又曰：『天下事往往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我而成於人。有既造之因，必有終結之果。天下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而真辦事者必立於不敗之地。』此言乎處事以強爲用，成之遲速，不必容心；而人力既至，終有收效之日。及身

見效，固可謂成；卽未及身見效，亦未嘗不可謂之成也。至公所言處事之法，辭氣之間，雖萬變而不相同；然精義所在，亦不外歸結於明強二字。所謂明者，卽有定識之謂也；所謂強者，卽有定力之謂也。本體瑩明，一塵不染；是非之界，瞭若觀火；眼光所注，以言其大，則大及九天；以言其深，則深入九淵；只知爲永久計，而不知爲一時計；只知爲人類全體計，而不屑單爲個人計；進行之次第，先所急而後所緩；籌備之方法，不

憑臆度而求合環境；非有定識者不能。志決奮
鬪，爲無所惑；竭盡心力，至死不懈；毀譽成敗，無
足以撓其心；千磨百折，不以稍餒其氣；鼓餘勇
以繼之，獻生命以殉之；非有定力者不能。有定
識則一切事理人情，燭照數計，而人莫之能欺；
有定力則至誠所感，金石爲開；精神一到，無事
不成。古今名人，其種種事業，所以能發揮真理，
改良環境，駕御自然，利濟生民，撼天地而泣鬼
神者，無不由明強二字而來也。夫以孫梁兩人

之言觀之，於明強各發揮一義，而深切如彼；以公生平前後所言觀之，兼發揮明強二義，而透切如此。明強之關係重大，已灼然其無可疑！然則吾輩之處事，可不於明強二字加之意哉！
夢蓀又案：明強二字，既發明如上所述；茲復有數言附贅於此者，則明強二字，看似分離，實則一致，精神上決不可以分也。夫所貴乎明者，爲其既有特識，又知矢以毅力也；使徒有特識，而不知矢以毅力，則見理不清，又何得謂之明？所

貴乎強者，爲其既有毅力，又能本諸特識也；使
 徒有毅力，而並非本諸特識，則倒行逆施，又何
 得謂之強？明之與強，一而二，二而一。既可謂強，
 決無有不明；既可謂明，亦決無有不強。吾故曰
 明強二字，看似分離，實則一致，精神上決不可
 以分也。前案求合環境謂整頓周圍事物使皆煥
 形改良環境謂整頓周圍事物使皆煥
新然一

人才類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

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

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卽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志趣乃爲人之根本，上注根本，何

足言明知人之

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

俗之象，語言無此妨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人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心段，去事上體察一翻。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者。趙廣漢好用新

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無其質則

但知自私自利
何可恃之有

讀書人之通病，約有二端：一曰，尙文而不尙實；二曰，責人而不責己。尙文之弊，連篇累牘，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則忙亂廢弛，毫無條理。責人之弊，則無論何等人，概以高深難幾之道相苛。

韓公所謂『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者，往往而是。

尊論人才惟好利，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尙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屏斥。覆左季高書

好義者，救人之危難，急人之不平，卽古所謂任俠之徒是也。秉剛氣者，一往直前，不顧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類是也。斯固屬難得之質，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則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

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哂；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墻間之食，壘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已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已溺，稷之猶已飢，伊尹之猶已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

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同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固未可深貶也！人才太少，不可不廣其途以羅之。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中等人材，可以人力求之。眼界過高，恐全無中穀之人；必須懸格稍低，然後取士乃漸廣。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約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則於用

人之道，思過半矣。

搜求人材，須於廣爲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僞，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陽鱈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

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才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

作成物，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上等之資，亦終棄而已矣！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沉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嘒嘒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

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

氣相引，庶幾得一面可及其餘。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爲浩歎者也。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用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穿穴；犀牛不可以捕鼠；騏驎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

效；否則鉏鋤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

太冷淡則人不樂從；當暖變暖熱，使人易親耳。才根於器。

人才以獎借而出，大器以歷練而成。

以君子之道待人，或人才日興，

用法不如用人；用人當先得其心，而後得其力。

述左宗棠語

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

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

懷材負奇，恒冀人以異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視之，非所願也。

衡才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

大廈非一木所支，宏業以衆智而成。苟其羣賢畢集，肝膽共明，雖金石而可穿，夫何艱之不濟！

述李
希庵

得一人，則一己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則地方漸受十分百分之福。

方今大難未平，雖專任地方，亦不能不主持軍事，須留意人才，以備折衝禦侮之選。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吾輩所當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古人云：『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脚不牢。』吾平日短處，亦只是在毀譽上討消息；近則思在用人當否上討消息耳。

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鑄造就。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

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易，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柔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無和協之理。恒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

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卽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曖曖，卽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覆郭 仙書 筠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

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無無 大益 謂不輕進人，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卽

異日不妄疏人之本。

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爲難之處。有保之而傍人不以爲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反成仇隙者。余閱世已深，卽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閱歷世變，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卽手下之有才者，亦宜使之獨當一面，俾得各顯手段，各建功業，庶無久居人下之怨。意城內耿介而外圓和，論事觀人俱有識，卻是

吾鄉一把好手。覆胡潤之書近爲人之道內外俱
方則不免流爲妄人。惟內方外圓，行乎良，知之足。
所是，不肯得罪於人。最足保持其人格，亦最足
免禍。

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世事敗壞至此，居高位者尤當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濟艱難，豈可以使清濁混淆，是非顛倒？
夢蓀案：人才之爲物，萬變而不相同者也。各有其才，即各有其用。人才之爲物，又前後無一定

者也。前日爲小人，今日未嘗不可爲君子；今日爲君子，明日未嘗不可爲小人。乃吾觀於世之論人者，動曰某不才，不可用；某也永爲君子，某也永爲小人。信口批評，任意武斷，真可謂無識之甚者矣！夫社會也者，重分工者也；分工而可有益於社會者也。苟其人有一技之長，即可分社會一份之工；其人既能分社會一份之工，即可對社會有一部份之益。人無求備，古有明訓；舍長論短，世皆棄材。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

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鉏鋤而終無所成。因長而任，器使適宜，用才之訣，至當無易。益歎公之先得我心也。夫人心也者，可變者也。前日爲君子，苟受社會之感化，心術稍壞，安能永謂之君子？今日爲小人，苟受挫折而知覺悟，則以後種種，皆有如更生，亦安能永謂之小人？公於觀人之道，不專究既往，先論其現在，並察其將來，而一以心術變化如何爲歸，不敢以某

爲一成不變之君子，亦不敢以某爲一成不變之小人。不惟別具慧眼，亦且居心至公。彼專究既往，以貌測人，好以不肖之心相度；或阿於所好，自欺欺人，以恭維爲得意者，對公真愧死也！夢蓀又案：用人觀人之法，既如上所述。然用人之道，在於先得其心。此待人之法，所以又不能不講也。教之欲其勤，繩之欲其嚴，公言之法如是；吾益之以二語曰：『任之欲其專，遇之欲其敬。』四者一貫，所謂待人以誠者，在此！所以能得人。

心使人感泣者，在此！所以能得人盡其死力，甘蹈湯赴火，無所於懼，無所於悔者，亦在此！不可不知，不可不講。此三者既明，請再言造就人才之法。造就將奈何？曰：改良社會之種種勢力。社會之種種勢力，如既經改良，則風氣一變，觀感皆新，欲爲惡焉而勢不能以自存，欲不爲善焉而勢不可得，人才勃興，安可限量！造就人才而從改良各種勢力入手，根本之法也，一勞永逸之法也。

將才類

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各兵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惟不急急名利而後不至此。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

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若耐受辛苦，身體過勞，必不至病；精神久用，亦不至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然闕一不可。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亦不足恃。忠義血性此係為將之本亦即為人之性亦為將無忠義血性固為病民之將

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所謂百姓對兵士對敵人有信

為將以真心實腸為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糧

仗之闕乏，彼己之強弱爲第二義。

帶兵之人，以血性爲主，廉明爲用。三者缺一，若失輓軛，終不能行一步也。

帶兵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卽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兵如待子弟，常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卽所謂泰而不驕，無衆寡大小，皆不敢慢，威而不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

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此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之不可治哉！
凡善將兵者，日日申誡將領，訓練士卒；遇有戰陣小挫，則於其將領責之戒之，甚者或殺之，或且泣且教，終日絮聒不休。正所以愛其部曲，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不善將兵者，不責本營之將弁，而妬他軍之勝己；不求部下之自強，而但恭維上司，應酬朋輩，以要求名譽，則計更左矣。

爲將之要，第一戒個驕字。心根之際，若有絲毫驕矜，則在下之營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第二守個廉字，名位日尊，豈有怕窮之理？常使在下之將官多占些便益，士卒多沾些恩澤，則人人悅服；切不可處處打算，惹人談論。得了名就顧不得利，莫作名利雙收之想，但立名揚萬古之志。此是金石之言。爲將心中有一分矜氣，兵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

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鉏鋸，則營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必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則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則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唇舌自省矣。

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古來名將帥，亦多出於文弱書生，功之成與否，

雖不敢預必；要之潔清自矢，則衆不敢侮；嚴明馭下，則兵不敢玩。此則有志之士，可以勉力爲之，立竿見影者也。聖賢豪傑，豈有種子大半皆銖積寸累，漸作而漸進，漸似而漸成耳！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亦恐因此以壞風氣也。風氣一壞，頗難挽回。專從危難之際，默察樸拙之人，則幾矣！

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醇，真意蕩然。湘勇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望閣下以爲首圖而切戒之！覆李次青書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賞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

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

正。

凡兵勇與百姓交涉，總宜伸民氣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所以要獲名譽者亦在此！凡與諸將語，理不宜深，令不宜煩；愈易愈簡愈妙也。

僕於各統將，以保護其令名爲第一義；銀錢等事不掣肘，次之；保獎功名，又次之。

吾向待諸將以誠，不肯片語欺人；不重在保人官階，而在成人美名。居心之厚，無與倫比。

帶兵之法，以體察人才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

兵士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意。如將官於銀錢不苟，則兵士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士心中不服，口中譏議。不特扣減口糧，缺額截曠而後議之也，卽好多用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虛糜餉銀，也難免兵士譏議。欲服軍心，必先尙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花一錢，則一身

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士畏服，亦且鬼神欽伏矣！

作營官之要，不外勤、廉、明三字。勤則足以率衆，使常有奮興之象；廉則足以服人，不致來怨毀之聲。此皆人力之所能爲也。惟明之一字，須帶有幾分天性；然亦可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時時向長官僚友講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復再問，必使了然於心，然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自覺進益無窮，心境漸幾於明白。

矣。

吾輩帶兵士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烟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士感恩，兵士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凡與他軍相處，惟勝則讓功，敗則救急二事，最足結人歡心。

爲將之道，謀勇不可以強幾；廉明二字，則可學而幾也。兵士之於本管將領，他事尙不深求，惟

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衆目眈眈，以此相伺，衆口嘖嘖，以此相譏。惟自處於廉，公私出入款項，使閤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兵士之心；而於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恆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兵係衝鋒陷陣，某士係隨後助勢，某兵廻合力堵，某士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遂細考核，久之雖一兵一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

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得廉明二字爲之基，則智，信，仁，勇，諸美德，可以積累而漸臻；若不從此二字下手，則諸德亦茫無把握。帶兵之道，廉，明，勤三者闕一不可。廉則銀錢不苟，自有以服兵勇之心，明則是非不淆，賞罰公道；勤則營務整齊，在下之人，自不敢懶惰廢弛。此三者惟明不可強幾；若廉勤二字，則可勉強而幾也。

營官之要，全在一勤字。訓練勤，則弱卒亦成勁

旅；稽察勤，則兵士咸守營規；肢體勤，則風寒難入，筋骨日強。

勤則百事具舉，罔營可保常新之氣；廉則取與不苟，衆人皆有畏服之心。看似老生常談，而名將無不出乎此。

兵事以磨練而成，欲求將才之輩出，不能不爲未雨之綢繆。

軍事不厭辨說；旣不能臨陣閱歷，又不於平日討論，則更無明了之時。

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士，亦須常講常辨也。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

用兵之道，與讀書同，不日進則日退。須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戰必勝，攻必取，二者雖無把握，至於穩紮堅守，嚴紀律而愛百姓，尙屬人力之所能勉；行之不

懈，亦弭謗之一端也。

爲將最重救人之急，解人之圍。

帶兵者知愛民之爲先務，萬善畢集矣！

雖處安閑之時，無忘艱苦之境。終日欽欽，如對大敵，不特有裨於軍事；卽立身之道，惕厲日新，亦常有一種朝氣也。

凡帶兵者聲名最關緊要。駐紮之地，能嚴約士兵，與民秋毫無犯，則聲名卽從此起矣。若擅作威福，縱兵索擾，則聲名一壞，人皆避之，萬事都

行不動。

行軍當以嚴爲主。臨陣紀律不嚴，則無以作勇敢之氣；平日營規不嚴，則無以儆騷擾之風。嚴戒士兵，無令騷擾百姓。此古來名將第一要務。

呂蒙誅取鎧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則無以警衆耳！
爲將之道，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

行軍以愛民爲先，以勤操爲本。

練兵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

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

軍民之最近者心悅誠服，則遠處之浮言亦無由而起。

新募之兵，全在立營時認真訓練。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作人之道。訓打仗，則專尙嚴明，須令

臨陣之際，兵士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敵之礮子。訓作人，則全要肫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易於感動。練有二：練隊伍，練技藝。練技藝，則欲一人足禦數人；練隊伍，則欲數千百人如一人。訓有二端：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如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士之營規也；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爲將官者，待兵士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

成名，則衆兵感之矣。練亦有二端：一曰，練技藝；二曰，練陣法。練技藝者，練鎗礮能命中，能適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進，站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勤加操練，嚴禁騷擾』二語，是做營官的要訣。百姓最怕者，惟強拉民夫，強佔民房二事。拉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佔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爲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搶壓買等

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敗。洋烟賭博二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斷無不誤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氣，最忌暮氣。洋烟癮發之人，涕泣交流，遍身癱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癡迷，全是一種暮氣。久驕而不敗者，容或有之；久惰則無不立敗者。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必自戒烟賭始。

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將此事知得透，辦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

與人交接以直，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字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很腸，付之不問；而壹意料理軍務，補救一分，卽算一分，另起爐竈，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齧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餒也。致曾國

荃書

今年以來，惟岷老率千餘之楚勇，墨守絕大之城，閣下起傾國之鄂兵，要截必趨之路。二者差強人意，此外則凡與賊周旋者，蓋無一不可爲憤恨流涕長太息也！與左季高書

余自從軍以來，卽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
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於世。起
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
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洑洲之賊，紛竄江北，巢
縣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

能索，一息尙存，憂勞不懈，他非所知耳！諭會紀澤

弟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卽不惜攘臂爲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練勇之舉，亦非有他，只以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姦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

集諸勇而教之，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云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與張石卿書

古人稱『明恥教戰』爲將當日討兵士而申儆之，以生其恥而作其氣；慎無徒以美言獎飾，長其驕浮也。

初當大任，宜從學習戰事，身先士卒處下手；不宜從牢籠將領，敷衍浮文處下手也。

閣下質樸沉毅，足以任重致遠，惟兵事閱歷較少。張凱章觀察精細沉實，先行後言，閣下與之相處，似可將軍中瑣事一一研究，總以質實二字爲主。以閣下之熟於鄉土，凱章之老於戎行，又皆腳踏實地，躬耐勞苦，必能交相資益，力拯時艱。

覆宋子
文書

夢蓀案：將官者人民之干城也。將官既爲人民

之干城，則所以盡此干城之責者，其道將必有在，而決不可以擾民病民也明矣。乃吾觀於世之爲將官者，自知爲干城，能盡此干城之責者，殆不多見；而日以擾民病民爲事者，所在而有。吁！爲私者何其多！爲公者何其少也！公生當有清中葉，髮匪之亂，蔓延各省，岌岌之勢，難以終日，以書生從軍，艱苦備嘗；本菩薩之心腸，爲不絕之奮鬪；保護蒼生，不遺餘力；救斯民於水火之中，撥亂世而返之正！聲譽所播，中外翕然！亦

不過盡此干城之責而已。乃今讀其遺書，良法美意，犖然具在。所論爲將之道，足以詔示後來者，尤不一而足。忠義血性，看是四字，爲將之道，已盡於茲。何謂忠？竭盡心力，犧牲生命，以報社會，謂之忠。何謂義？言行不苟，不犧牲社會，以自快其私，自肥其私，謂之義。何謂血性？屏除官氣，力戒浮滑，奮勇爭先，見義敢爲，謂之血性。以吾中國之大，將官之多，孰非民之干城？孰無干城之責？所願爲將官者，既於軍事學上加之意，又

再進而於忠義血性四字上加之意，則士皆紀律，民皆樂利，郵治之隆，至日可期，又何紛擾之足患哉！又何貧弱之足患哉！

忠義血性此義字作忠義氣解見義

敢爲此義字作義務解其中自有分別

軍謀類

銳氣暗損，最爲兵家所忌。用兵無他，謬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苟營之拔偃陽，氣已竭。

而忽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敝。此善於用氣者也。吾輩須學陸抗：氣未用而預籌之；不可學知罃：氣已竭而復振之。須算畢而後戰，不宜且戰而徐算。常存有用兵當如此趨事赴公亦不要如此不如此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計、大局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

兵法最忌『形見勢絀』四字。宜常隱隱約約，虛虛實實，使敵不能盡窺我之底蘊；若人數單薄，尤宜知此訣。若常紮一處，人力太單，日久則形見矣；我之形既盡被敵覷破，則勢絀矣。此大忌也。必須變動不測，時進時退，時虛時實，時示怯弱，時示強壯，有神龍矯變之狀。

審機審勢猶在其後，第一先貴審力。審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古人云，『兵驕必敗』，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矣』。不審力，則所謂驕也，審力而不自足，卽所謂哀也。

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貴在推誠，不貴權術。

不逆敗，不億不振。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敵，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敵來尋我，以主待客者。

也。

軍事無險着，斯無奇功，不宜太平穩也。

敵勢正盛，宜蓄銳以俟時，沉幾以觀變；如必須退兵，則不妨少退以蓄勢，待得機然後再進。兵法有進有退，古名將非全無退時也。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凡臨敵觀氣色有二可慮。驕氣則有浮淫之色，

惰氣則有晦滯之色，須體察而補救之。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怵惕者，其後常得大勝；或當志得意滿之候，各路雲集，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故行軍當精心默究，在已有少滿足之懷，須箴砭之；將士有矜慢之漸，須戒飭之。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

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况弁勇乎？

生手而自居於熟手，無學而自詡爲有學，志亢而行不能踐，氣浮而幾不能審，施之他事尙不可，况兵凶戰危乎？

打仗貴於自立，不可存借助將伯之心，使士兵稍生怠忽；謀事貴於謙下，須常存廣詢求助之心，使他軍樂於親附。二者看似相反，實則相成。

均不可少。

身居絕地。只有力圖自固，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專盼援軍，致將卒始因求助而懈弛，後因失望而氣餒也。

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

軍事呼吸之際，父子兄弟不能相顧，全靠一己耳。

軍營雖以人多爲貴，而有時亦以人多爲累。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後椽瓦有所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茂，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培得穩，柱梁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倘使根株不穩，柱梁不固，則一枝折而衆葉隨之；一瓦落

而衆椽隨之。敗如山崩，潰如河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

兵太少則軍威不振，太多則弱者間或反爲強者之累。若能借人多以助勢，而臨陣又不爲其所累，則有益而無損。

敵之備物太甚者，其中蓋有所不足也。須以精心察之，以冷眼窺之；無乘以燥氣，無淆以衆論，自能覷出可破之隙。若急於求救，雜以浮情客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以瓦注者巧，以鉤

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外重而內輕，其爲蔽也久矣！

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相忌，敗不相救，各懷攜貳，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鄙意必須萬衆一心，諸將一氣，改弦更張，或有成功之一日。與彭筱房曾香海書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師行所至之地，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

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宜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

不約期則各自進止，毫無牽累；約期則彼此牽制，反恐誤事。

國藩治軍，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爲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

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凡行軍須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

將卒之精神心血，只有此數，若刻刻兢業，夜夜提防，不過旬日，卽有疲倦不繼之勢。旣疲而用之，則有暮氣，必不得力。譬如水以屢汲而渾濁，必須澄定片時，乃能再見清水也。行軍貴颯疾，打仗貴勇猛。

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着；平日非至

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

用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爲應酬之文，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

軍事有如弈棋，各路失勢，一隅雖勝無益也。

軍事以得之閱歷者爲貴。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敵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

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瘁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

矣。

行軍之要，屯宿之兵宜少，游擊之活兵宜多。禦敵之法，守則以靜字爲主，戰則防其頭陣猛撲。頭陣站得穩，則以後不足畏矣。敵始至猛撲，一鼓銳氣，宜堅壁不出，少鈍其鋒，而銷磨其氣；須待其意興減及氣衰而後擊之。古人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此也。好出零隊，好打油仗，最易爲敵所輕。不出，則堅壁靜守；出，則須以大隊猛打。不可零進零退也。

「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兵無常法，不可泥人之法以爲法。行兵最貴機局生活。軍事以氣爲主。淪去舊氣，乃能重生新氣，長守堅壁，日夜嚴防，不得少息，則積而爲陳腐之氣，所當力以爲戒也。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凌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衆附，有進無退。

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用兵最重變化不測。

凡用兵最重『氣勢』二字。

兵士之力，須常留其有餘，乃能養其銳氣。縮地約守，亦所以蓄氣也。

備多，則力分；心專，則慮周。

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晰微

茫

凡軍事做一節說一節。若預說幾層，到後來往往不符。

銳氣有餘，沈毅不足，氣浮而不斂，兵家之所忌也。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今年軍事，沅弟緘言穩紮穩打，機動則發，良爲

至論。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復會國
莖書

用兵之道，隨地形敵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

之法，不敵之制？惟夫忠良謀國，百折不回；勇士

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

官軍擊賊，條條皆是生路；惟向前一條是死路。

賊禦官軍，條條皆是死路；惟向前一條是生路。

官軍之不能敵賊者以此。

凡戰爭防守之地，宜有一種肅靜之氣。

行軍以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闕河爲難，卽

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濟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

李希庵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其平日從容整理，卽其臨陣亦回翔審慎，定靜安慮。

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卽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旣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

不可以盡信。

打仗要隊伍整齊，開鎗不可太遠，上半日要寂靜，下半日收隊時要不散漫。弟昔作有得勝歌云：『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很如老虎。』雖粗淺之言，而精理不外乎是。殺宋子久書

戰事無他，謬巧；大約隊伍不錯亂，鎗礮不早發，二者即操可勝之權。

夢蓀案：古語云：『兵者凶器。』又曰：『兵者不得已而

用之。夫兵既爲凶器，至不得已必須用之，則所以用之之道，有不能不講者矣。用兵之道有三：一曰定，二曰靜，三曰和。何謂定？視死如歸，天君泰然，履險如夷，不憂不懼，如是之謂定。何謂靜？沈幾觀變，機動則發，穩紮穩打，不浮不躁，如是之謂靜。何謂和？不挾私見，敗必相救，進退一致，同德同心，如是之謂和。公生平用兵，所以制勝，不外由此三字；至其論兵，亦最能發明此三字。此三字者，制勝之根本也，廢一不可者也！無古

今中外皆當如是者也！

從政類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

案得人之道，尙有二事，一曰任，專謂信之，勿貳也。二曰敬，遇謂待之以禮也。公所言四事，固屬最要，而此二事，亦萬不可廢。

朱子謂爲學須銖積寸累，爲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

陳平之問錢穀不知，問刑獄不知，曠棄職責，適以自形其陋而已！

豈可以爲後世法哉！

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細觀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中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視名位若與己毫無關涉也；二曰，不終，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也；三曰，不勝，謂慄乎六馬，慄慄深淵，惟

恐其不勝任也。

居大任宜法古帝王者三事：一曰大，二曰勤，三曰謙。舜禹之不與，大也；文王之不遑，勤也；漢文之不稱，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至誠，庶幾免於戾乎！

求治不可過急，宜就所當務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讀書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實不副也。

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者闕一不可。

吾輩頗負清望，尤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

曾致

國荃書

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不克盡責，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日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

幾件，則知宣勤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

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譽望一損，遠近滋疑。當名望正隆之際，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除卻『耐勞盡忠』四字，別無報國之道，亦別無保家之法。

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爲者敗，貪

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

吾輩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卽損。惟當小心謹畏，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用紳士不比用官，貴在獎之以好言。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漸移而默轉矣。用人極難，聽言亦殊不易，全賴見多識廣，熟思審處，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

沉弟愛博而面輒，向來用人失之於率，失之於

冗。以後宜慎選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

以救冗字之弊。致會國
荃書

整飭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誠去偽，』八字。

大抵欲革弊者，必新章十分妥善，遠勝舊章，然後下手；否則不可輕動。

先哲稱利不什不變法，吾謂人不什不易舊。

方今民窮財困，吾輩勢不能別有噢咻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以聽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

馭下之道，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

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誑。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

少取一分，則蘇一分之民困。弟菲才薄德，本不足以有爲；又值精力疲憊之後，大局潰壞之秋，深恐隕越，詒知己羞。所刻刻自惕者：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

敢妒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藉此微誠，少

補迂拙。

覆毛奇
雲書

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又其次，乃畏清議。位愈高，則譽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則責之者多，恕之者少。以廉律己，以勤治事，以公處人；此三者，闕一不可。而欲求紳民之欽服，尤在取與之際，一絲不苟。

『勤廉』二字，係爲政之本。平日必須於此二字認真體會，俾案無片紙積留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自有一種卓然自立之象。

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

凡公事遲延，通弊有二：一曰支，二曰展。支者，推諉他人，如上級仰中級，中級仰下級，一經轉行，卽算辦畢，但求出門，不求了事是也。展者，遲延時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則

愈鬆，擔遲不擔錯者是也。

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

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潰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閤弱寬縱，又令鼠子蜂起？聞台端剷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爲伐柯之則。復胡潤之書

三四十年来應殺不殺之人，充滿山谷，遂以釀

成今日流寇之禍，豈復可姑息優容，遂賊作子，重興萌孽而貽大患乎？

予學淺識薄，謬膺高位，雖在宦海之中，卻時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

立法不難，行法爲難。總求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

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入，無不可對人言之。

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矣。聖人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懲，固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夢蓀案：官吏者，人民之公僕也。官吏既爲人民之公僕，必矢慎矢勤，厥職無忝，乃能百廢具舉，乃能爲民興利除弊。若視官如傳舍，以官爲利藪，則爲富不仁，無惡不作，其貽害地方，有不可

卒言者矣！公身膺疆寄，爲民公僕，垂十餘年，公僕之況味，已盡嘗之；公僕之職責，亦既深知之；興利除弊，在在堪法；以云忠僕，可當無愧！今卽其所言觀之，其所以歷叙其如何爲公僕，與詔示人當如何爲公僕者，亦字字堪師也。破除情面，著誠去僞，得人治事，並皆認真。是公對吏治致力處，亦是凡爲公僕者當引以爲法處。不避嫌怨，有罪必罰，私不廢公，所謂破除情面者莫外乎是矣；對上處下，毫不取巧，直爽忠實，無欺

無蔽，所謂著誠去僞者莫外乎是矣；不專任親舊而爲人謀事，必力求賢材而爲事擇人，所謂得人者莫外乎是矣。人分其勞，已總其成，手眼俱到，心力交瘁，所謂治事者莫外乎是矣。

學術類

天下之大事，無在不當考究。考究之法，皆以現代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

之必做；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正前是焉在。神於世所襲誤補之古比人所未及進化精

焉在矣

世間萬事紛紜，無在不當講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於各種學術，徧觀而盡識之；是以

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

爲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判而等差其高下，今人學問遠不如古，動好評貶古人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泳，而不妄加評駮，斯可矣。批評態度爲學問所當有事，但實無高見而妄加評駮，有似未免近武斷學者，當以此爲戒也。

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

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漫火溫之，將愈溫愈不熟矣。

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云，『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

孔孟之學，至宋大明。然諸儒互有異同，不能屏絕門戶之見。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

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徵踐履？

人心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大
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事物相麗相
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至朱子釋爲窮之至於
其極，則於格字求之太深，似反多一障耳。

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
此有所偏至，卽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
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

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

師不可棄也。

只知求個是，不知所謂門戶。古今能如此以求學者，曾有幾人。

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恒，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恒也。論會紀澤

老年讀書，如旱苗業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而難以得益。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饜飶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余從前教人，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人，但有一專字耳。

凡讀書有爲己爲人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

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之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鬯茂者也。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忘爲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

古人格言雖多，然皆有至要之處。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本根而圖枝葉，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

凡事皆貴專。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雖極忙亦須

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若能有恒如此，則雖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況上等之資乎？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猛勇精進之心，

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書籍之浩浩，箸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六經義精詞約，非潛心玩味，本難領其旨趣。然熟讀詩經，自足使人之情韻日深；熟讀左傳，自足使人之筆力日健；熟讀禮記，曲禮內則，少儀諸篇，自足使人之威儀動作皆有範圍；熟讀樂記，學記，祭義，自足使人之心思識趣，皆有把握。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

幾葉，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旨精處，茫然不知也。

看書須以勤敏爲之，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如煑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

凡讀書無甚心得，皆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吾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上失其道，下違

乎法，則交相逆施，而亂無極矣！愛人不親章，往
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
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
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
潤花，如清渠之溉稻。春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
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
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
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
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

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所謂虛心涵泳，所謂體察，只心到二字，所謂盡之而已。

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牝雞伏卵，日夜不休，但求

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
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
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
作文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
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
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今古名人，以常作文爲
一要事者，誠大有由也。亦只是發明到義
看書固屬最要，讀書亦決不可偏廢。如四書，詩
經，易經，左傳，諸經，又如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

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恒；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並未看得明白。此卻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卻宜求個明白。

論曾
紀澤

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

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

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者，尙有好名之心，橫亘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

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若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爲豁達；推之，卽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

讀經有一耐字訣。上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二者不可偏廢也。

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

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塗徑，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自王介甫以言利爲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爲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爲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爲通論！

夢蓀案：人之爲學，求自益也，亦所以求益世也。鼓其腦力，盡量推究，正世人所襲誤，補世人所未及，所以自益者在此！所以益世促文化之進

步者亦在此！東西各國，莫不以發明爲重，誠以學問之道，無所發明，陳陳相因，進將無望，於文化上有極大之影響也。公於求學一節，力戒盲從。謂世所襲誤可以更之；世所未及可以創之，深得發明之旨。吾輩求學，果能如其所言，世所襲誤，必思有以更之；世所未及，必思有以創之，則無短不去，有長必露，我國文化，其庶幾日進而不可量也夫！其庶幾日進而不可量也夫！

文藝類

爲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每一篇須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線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

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非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

妙用，亦難領取。

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

凡大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於書，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乃可推爲大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讀古文古詩，當先認其貌，後觀

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古人文筆，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爲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爲文須奇橫之趣，自然之致。二者並進，乃爲成體之文。

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而不能自己，庶漸漸可入佳境。閱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

余於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畢

力於此。匪特世務相擾，時有未閑，亦實志有未專也。

作唐公墓誌，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日自詭爲知文，而曾不一動筆爲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文章之美，不外陽剛，陰柔兩種。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况於他人而能

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迺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隕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學文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

欲求文氣之厚，總須讀漢人奏議二三十首；醞釀日久，則不期厚而自厚矣。

西漢之文，氣味深厚，迥非後世可及！固由措詞之高，亦由義理正大，有不可磨滅之質幹也。不朽之文，必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

賈長沙明於利害，陸宣公明於義理，蘇文忠明

於人情。吾輩行文之道，縱不能兼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庶明達深遠，無格格不吐之態。爲文以氣象光明俊偉最難而可貴。

古之善爲詩文者，其工夫皆在詩文之外；若尋行數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則去之愈遠矣！

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恒蹊。

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

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

吾於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假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論曾紀澤

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尤爲行氣不易之法。

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

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

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曾
論
紀
澤

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要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

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詼詭之趣；一曰，閑適之趣。如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

詼詭，此外實不多見。閑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傅亦均極閑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

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飭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若遇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西漢之文，賈誼以才勝，匡劉以學勝。此人人共知者也。余尤好劉子政忠愛之忱，若有所甚，不得已於中者，足以貫三光而通神明。吾輩欲師其文，先師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自茂矣！

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

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

弟平日寫信，條理清晰，而失之繁冗。往往於業經說明之事，再加一二層，反覺無當。此次一意承接，不漏不蔓，可喜之至！此後弟每動筆，不患其不明。患其太多；意盡則止，辭足則止，不必再添也。

覆曾國荃書

爲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拘愈深之意。

凡爲文動筆不可不檢點。

平沓最爲文家所忌。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爲如火如荼之文，將來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淺調卑，亦自慚其文之淺薄不堪矣！

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層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切不可挑剔敷衍，安於庸陋。

致曾國
葆書

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

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

古之爲文者，其神專有所之，無有俗說龐言淆其意趣。自有明以來，治古文者，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爲之點，爲之圓圍以賞異之；爲之乙，爲之纖圍以識別之；爲之評註以

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圍評乙之外，別有屬文之法；雖勤劇一世，猶不能以自拔，俗本評點之書，其誤人蓋有如是者矣！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木卉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

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詞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冊，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千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箸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老年作文，頗覺吃力，而機勢全不湊泊。總由少

作太生之故耳。

作詩文宜在二三十歲時立定規模；過二三十後，則長進極難。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到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彌不肯爲矣。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也亦然。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爲臆斷專決之辭。凡爲文用意宜斂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孟子之不及孔子處，亦不過辭昌語快，用意

稍侈耳。

在後世以爲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書故訓不可通者，寡矣。

友人錢塘戴醇士熙嘗爲余言李伯時畫七十二賢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筆。面目精神，四肢百體，衣褶鞞紋，皆與其鼻端相準相肖。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勢，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鱗身蛇軀之詭趣，皆自其鼻端一筆以生變。

化，而卒不離其宗。吾以爲斯言也，可通於爲文之道。夫爲文亦自有氣焉，有體焉。今使有人於此，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則見者謂之不成人；又或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五管在上，兩髀爲脅，則見者亦必反而卻走。爲文者或無所專注，無所歸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氣不能舉其體，則見者謂之不成文。故雖長篇鉅製，其精神意趣之所在，亦必有所謂鼻端之一筆者。譬若水之有幹流，山之有

主峯，畫龍者之有睛。物不能兩大，人不能兩首，文之主意，亦不能兩重。專重一處，而四體停勻，乃始成章矣。

以上論文

作詩之道，第一貴命意高超，第二貴聲調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

概論。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

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

下古今之奇觀。卽質性不與八家相近，而要不
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六經外
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

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朓，一種沖淡之味，和
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

果能據德依仁，卽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
不可靜心養氣。如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他人，
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己之志？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於心不靜，故不專一；當

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卽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尙未定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如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先須學一

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

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
天籟人籟湊泊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詩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著工夫。讀之
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悅，天宇奇寬，日月奇
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
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
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
曲寫出。

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擱筆，不復爲詩。

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

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敝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若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所得徒糟粕耳！

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

寔，卽其他凡墓誌之銘詞，及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自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傳敍一篇，亦四言之最雋雅者。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有悟境。以上

詩論

作字之道，二者並進：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

不著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

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從知學書者，必先之以立定規模也。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

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論會
紀澤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卽以此養心。

習字總以間架緊爲主。寫成之後，貼於壁上觀之，則妍媸自見矣。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於使墨者。

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作字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至於寫字，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

快。

臨以求其神氣，摹以倣其間架。

爾前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爲之，間架必大進。歐，

虞，顏，柳，四大家，是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

星，江，河，也。爾有志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諭會
紀澤

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難雄；學

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爾並非下等資質，特從

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

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

荆棘耳。

諭曾紀澤

作字之法，絲絲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筆之爲物，不皆十分合手，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卽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

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論會紀澤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尙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久必退。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徵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

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歲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卻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鑑；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工。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曾論紀澤

學書之道，於唐初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宗，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沉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吾輩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

爲一。先從趙法入門，以後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並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勢；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骭屬蹠躡之象。

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爲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觚，曰勒，曰努。爲陰德之美者四端：曰翫，曰偃，曰綿，曰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爲成體之書。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若能含雄

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下緊上鬆，或左大右小，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恒無所成。推之作詩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家。做人立品，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沉載浮，終無所成矣。學字有當記者二事。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

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

以上論書法

弟以不能文爲深恥，無以怔忡體弱過於自恕

自逸。如元年八九月雨花臺之役，弟晝夜不眠，至五十餘日之久；三年四五月弟憂勞更甚，爲日更久。豈當時體氣忽健，異於生平哉？因衆人藐視沅甫，非能克金陵之人，發憤欲一雪其恥而伸其志，故忘其爲積弱之軀也。目下用力於文章，亦當稍存昔年拚命之意。致會國荃曾澄侯二人書

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覽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

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並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二覆吳南屏書論以上

夢蓀案：詩文之爲物，係用以引導人類向上者也，非用以引導人類墮落者也。古來之以詩文鳴者多矣！細讀其詩文詞，死氣滿紙，誨盜誨淫，引導墮落者十居八九；促進文化，納民軌物，引導向上者十只一二。豈果作詩文者之心死歟？抑由民賊束縛使然歟？吾嘗深思其故，始知民賊束縛，固爲原因之一端，而作者之不知覺悟，

以摹仿古人死調爲能，以別立死規則爲能，以利用社會弱點，迎合流俗心理爲能，乃爲詩文大壞之主要原因也。夫詩文之爲物，形式上必以自然二字爲之本，精神上必以忠愛二字爲之本，乃能暢所欲言，乃能導人向上。今既以摹仿死調爲能，以別立死規則爲能，於自然何有焉！今既以利用社會弱點，迎合流俗心理爲能，於忠愛何有焉！我國風俗之壞，幾至不可收拾，受惡文學之賜，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公於詩

文兩端，兼擅其長；而文氣之雄，尤卓絕一代。爲文全在氣盛，公言真不我欺！夫文氣何以能盛？盛於自然。爲文能本諸自然，則毫無束縛。以言造句，短者任短，長者任長，倒說順說，無施不可。以言謀篇，應前者前，應後者後，抑揚開合，層次井井。爲文固在行氣，而行氣尤在本諸自然也。公於劉子政文本忠愛，崇拜甚至，以欲師其文，當先師其心術。學古人之文，至能知先學其心術，則其學非以玩物喪志，而志在自淑以淑世。

也明矣。其眼光何如其志氣何如！至論作詩之道，以須命意高超，真可謂片言居要！非於詩之道三折股肱，烏足以解此？近年以來，我國人士，已深知舊文學積弊，爲詩爲文，一以自然爲依歸，不可謂非善變。所願再於忠愛二字上加之意，再於命意高超四字加之意，則其詩文之造福於社會，豈淺鮮哉！豈淺鮮哉！

雜語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

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

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

人誰不死，只求臨終無愧悔耳！

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皂白，三薄德也。

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則無其事也。

天下絕大事業，多從不忍二字做出；天下無窮

進境，多從不自足三字做出。

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天下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

愚民無知，於素所未見未聞之事，輒疑其難於上天。一人告退，百人附和，其實並無真知灼見；

假令有百人稱好，即千人同聲稱好矣！
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傾，非一木可支。
大局日壞，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
分，在一日撐一日，庶幾挽回於萬一。
近日友朋致書規我，多疑我近於妒功嫉能伎
薄險很者之所爲，遂使我憤恨無已。虹貫荆卿
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而薄之；碧化萋宏之血，
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古今同慨！我豈伊殊！
屈纍之所以一沉而萬世不復返顧者，良有以

也!

髮匪之病民中外無不共知公費盡心力始
克蕩平以爲民除害之事而蒙滿洲奴之惡

一名是沉不顧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非倒置古今一揆屈纒之

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
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
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
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
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嗜欲有未淡耶？機心有未消耶？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

苟爲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晬盜，徒黨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見思。今日天下之變，祇爲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賢人，撫膺短氣，奸猾機巧，逍遙自得。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

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

中華民國十三年正月印刷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發行

(曾文正公學案)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兼
發行者

馬平龍夢蓀

印刷者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代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分代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
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加坡